



新生命書局發行

胡慶育譯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再版

譯者的話

這本小冊子是我在本年暑假內譯成的。計原文的逐譯費了一個多月；譯文的校改費了十多天，都為一個半月。書成，即以交由新生命書局出版，中間并沒什麼阻滯，這是我所深為慶幸的。

關於她的譯法，我特作為左列的聲敘：

(1) 原書名為 *Soviet Russia And Her Neighbours*。直譯應為「蘇俄和她的鄰國」。現以書中所述的都是一些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蘇俄外交，為了清醒眉目起見，改稱今名。

(2) 全書概係直譯；但為方便讀者起見，亦間有例外。如 *House of Windsor* 逕譯為英國皇家；*The Angora Government* 逕譯為土耳其政府即是例子。

(3) 全書概用語體文譯成，即條約譯文，也沒例外。外交文件中如陶孟和譯的威爾遜十四條件——見威爾遜參戰演說，戴修鏗譯的柏林條約正文——見世界近時

外交史，我雖曾用作參考，却始終未曾整段引用。

(5) 原書中遇有遙指已往史實而言，致使普通讀者不易懂得的地方，概為註出；并於註首加冠「註」字，以防淆混。

最后，我謹向讀者要求：譯本中儘遇有文意晦澀，易引誤會，或與原書不符的種種謬點，深望勿吝賜教，俟再版時也好修正。

譯者一九二八，九，一七，於上海。

原書作者序

在這本小書內，我所企圖的只是在將本題的綱要寫出來。所以我所詳述的只是那些與那外交關係的全盤步驟有密切關係的一些史績。本書爲篇幅所限只得將一些外交的代表文件摘錄在內，其餘的概從棄置。關於亞洲問題的特別論究因之也大加摺縮。我們如欲對於那很複雜的英國的外交政策加以分析，對於她和蘇俄在亞洲的關係的形成加以溯述，對於中國和中東的民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很急遽的轉變加以闡明，則所需要的事實太多，只得留待其他專書的述紀。

本書在彙集材料方面，深荷波拉特夫人 Mrs Pollard 的贊助，謹在這兒道謝。

培芝，亞那特 一九二七年六月

著者傳略

培芝，亞那特 R. Page Arnot 在一八九〇年生於蘇格西的格林那克 Greenock。在一九一四年離開了格拉斯哥大學 University of Glasgow 而充任命敦菲濱搜究部 Fabian Research Department ——這是現時勞工搜研部的基礎——的文書員；至一九二五年改充該部的指導員。直至如今，還是在職服務。他曾作有左列各作品——就中也有是只經他的指導而已的：

一九一六年的勞働年鑑；

鐵路上的工團主義（與科爾 G.D. H. Cole 合著，一九一七年出版）；

俄國革命（一九二三）

油業政治（一九二四）

總罷工的起原和歷程（一九二六）

此外在勞働月報——英國的工人雜誌——上他也常發表文章。

蘇俄十年來的外交目次

- 第一章 布列斯特列塔斯克：蘇維埃民主主義的第一期
- 第二章 外國的干涉和內爭
- 第三章 共產國際的成立和進展
- 第四章 蘇俄對於世界各國的觀察一與各國的普通關係
- 第五章 美國和蘇俄
- 第六章 大英帝國和蘇俄構和
- 第七章 從窩爾葛的旱災說到日內瓦的紛擾
- 第八章 英國對俄政策的不時的轉變
- 第九章 蘇俄和法蘭西共和國及意大利的關係

第十章 日本和西伯利亞

第十一章 蘇俄和德國以及其他的邊界鄰國的關係

第十二章 蘇俄和半殖民地的國家

第十三章 蘇俄和中國的革命

蘇俄十年來的外交

第一章 布列斯特，列塔斯克：蘇維埃民主主義的第一期

當俄國革命在一九一七年爆發的時候，協約各國對於牠的歡迎就好比對於戰爭利器的新發明一般。因為在他們看來，牠是幫助他們戰勝的工具。一般民衆也有舉這種觀念當作他們的唯一觀點來批判一切發生於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以至於一九一九年的事情的。在協約各國當中，沒有一個肯費一點工夫來把這回革命的實質分析一下——牠的實質便是：一個階級橫遭別個階級打倒。沒有一個肯勞半點精神來了解這回革命對於各個階級的意義：對於工人，牠的意義是麵包；對於農人，牠的意義是土地；對於兵士，牠的意義是和平。

當那個早就準備把這回革命向民衆們做成一種實事的政黨業已獲得政權的時候，牠和牠所組成的政府自然便被協約各國視爲他們實行壓迫普魯士和其同謀各國的

計劃的障礙。他們以爲：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成立的布爾塞維克 *Bolshevik* 新政府必定不能久存。就中還有一些人相信：這政府乃是德國奸細所組成的。在這種情態之下，各國應該拒絕承認牠；這麼一來，不消幾天——至多也不過幾個禮拜！——牠自然會塌臺。同時對於一般在俄國的具有愛國熱忱的「親協約國派」，他們更應該予以種種金錢上和軍械上的援助。這樣地幹，布爾塞維克黨遲早總要被打倒；蘇維埃遲早總會被降服。這種期望如能實現，則當牠實現的時候，對德戰爭便會重新開始；防線重新佈劃；一切的革命活動盡被剷除；一切的事物盡復舊觀，儼如蘇維埃并未曾實現過一樣。這便是協約各國在一九一七年底那幾個月內所最側重的觀念。堅持著這種觀念，所以他們的劈頭一棒便是拒絕承認；以後由拒絕承認而變爲幫忙破壞；由幫忙破壞而變爲供給一般反革命派以資助；由供給一般反革命派以資助而變爲向俄作一種大規模的挑戰。

至於美國的地位則和協約各國稍微有點差異，在俄國二月革命之前，美國還未

加入戰國；在俄國尚未完全停戰之前，美國的軍隊還未打算派遣到歐洲去。對於一切把帝制時代的俄國和英法兩國打成一起的各種密約的締定，美國從未參加。美國並沒有和協約各國協約對付聯盟各國，她不過幫忙他們作戰而已。所以對德對俄，她都可以保持著她的單獨的政策。在一九一七年年底的那幾個月和一九一八年歲首的那幾個月內，她似乎要施行她的這種自由了。爲了實現構和起見，布爾塞維克黨曾經設法進行種種交涉——稱爲「談判」，或更妥適。在這方面，牠首先要求和牠的對方成立一種相互間的交涉原則。蘇俄的和平公式曾經提出於舉行於十一月七日的第二屆全俄會議。在同月二十日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杜洛斯基 *Троцкий* 所發表的公表文內，關於這公式的敘述已爲正確鮮明。在這兒，他聲說：全俄工農兵代表大會業於十一月八日成立了一個新的全俄共和國政府，并已批准一切關於停戰和以左列原則爲依歸的構和的建議：（1）德模克拉西，（2）棄絕一切吞併和賠償，（3）尊重各個民族的獨立，（4）尊重各個民族的內政自決。

這篇文章公表以後，協約各國大都加以輕視，擱不置答。德國所持的態度則和他們不同。德國首相黑爾圖靈 Hertling於同月二十九日在下議院演說道：「在俄國的公表文內，我們一定能夠找到一些可觀為交涉依據的原則」。不久美國政府也發表了她的對於這個公表文的答覆。這種答覆并未採取向蘇俄置答的形式；牠只是美政府國家政策的新的聲敘；但牠并不因此而喪失了牠的向俄置答的意味。這時蘇俄的和平公式業已流通於本國內九個多月了。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在他的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國會的演說詞內說：

「諸君罷勉共我將那流動於空氣中的為人道而呼籲的聲音捉住。這種聲音現已日形可聽，日趨清淅，日見了解。牠乃是普天之下的人們的胸懷的舒發。他們不斷地堅持：戰爭的結局不應含有報復的意旨；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應該爲了某一個國家的慢不負責的主宰者做了一些嚴重的和該人聽聞的錯過，爲受掠奪而受懲罰。這便是『棄絕一切吞併和賠償』的和平公式所表現的思想。」

此後他便提到：這個公式因為受了那些自作聰明的德人的誤用而致令俄國的民衆耳目昏眩，不知所從。最後，他說：

「我們斷不應該因為一個公平的主張曾被誤用而遲疑著不肯正用牠。這種主張應該備受一切真正以之爲友的人們的庇護」。

這樣地蘇俄的革命政府發表了牠的和平公式；德國首相接收了牠；美國總統則更撰爲己有。以這個公式爲依據，蘇俄政府第一步先和聯盟各國代表進行了他們的停戰交涉，緊接著便是正式休戰的交涉，最末了則進至於和約的締定。每一期的交涉都是公開的；蘇俄政府曾先後這樣堅持着：在每期的時隙中，蘇俄都不斷地把一切交涉的進展情形正式照會協約各國。在他們進行停戰交涉的時候，他們爲了給予協約各國以參加的機會起見，特地停止進行至一星期之久。在杜洛斯基的十二月六日的公表文內，他說：「假如他們拒絕參加這種停戰交涉，則他們必得將他們坐令歐洲的人民犧牲血肉以作這第四年的戰爭的目的宣示於世界人類之前」。至同月十

七日，他又重新地照會協約各國的公使道：休戰交涉現已具有確定的結果，此後當更進而進行和平的交涉。協約各國應即開始參加，否則聲明他們有沒有和的意向。在同月二十二日，蘇俄代表發表了他們的關於和平的第六條件。對此沙兒年爵士 Count Czernin 曾表示願作原則上的承受。此後的一切交涉復徇蘇俄的建議而停止了進行直至兩星期之久，俾和平的新公式得以到達參戰各國；而一個共同的和議得以趁這時機而進行。除非協約各國真的拒絕參加，他們才肯進行單獨的和議。

聯盟各國之所謂首肯承受這個和平原則也者，也不過是想藉這個原則來文飾他們的強盜式的侵略的和平而已。在這期間，他們的真態度，已經大白。俄人得悉之下，莫斯科內馬上就衆議沸騰。破裂休戰交涉而重新作戰的趨勢至此是否係屬可能頗成疑問。因此在蘇俄政府領袖和美國公使的相互之間便由美國紅十字會會長可魯拿兒，瑞蒙德，魯濱斯 Colonel Raymond Robins 的從中斡旋而進行了一種非正式的交流。他們成立了左列的諒解：假如蘇俄與聯盟各國重行作戰，則美國將給助蘇

俄以器械；而美公使亦將力勸各國承認蘇俄政府。但是重新作戰在這時候已成絕望——在前幾個月內，早就成爲絕望。在一九一六年的中段期間，俄皇的戰鬥工具早被破毀無餘。那有名的一九一七年七月的「防禦戰」竟以完全敗北終。從這可見蘇俄的兵士業已無心再戰了。

緊接著便發生了一件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事情。蘇俄代表明知作戰無力，他們并不肯自居退讓地承受了德國的條件；反而在杜洛斯基領導之下退歸了布列斯特，列塔斯克 *Prest Tilyak*。利用著和議交涉爲他們的宣傳機關，力圖煽動德奧的民衆急作反對政府的革命工作。此外他們更設法將德皇和奧皇的詭秘行爲和真正色彩盡行揭破而曝露之於世。因此雙方的口角爭持頗頗占了一些時日。美總統威爾遜便乘這時機在國會內發表了他的轟動一時的「和議十四條件」*Fourteen Points*。他在這提及了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的談判進行情形，而對於蘇俄，深表讚美。他以為：蘇俄之功不只在和平公式的提出，而尤在牠對於該公式的實行，亦曾作有具體步驟

的釐定。同時他又說：按照聯盟各國所提出的步驟，則該各國等行將永久地佔領一切他們業已遣軍佔領的土地——一切省，一切城市，一切要害區域——而以之劃入他們的版圖內。此外他又繼續地說：「蘇俄代表在與條頓族Teutonic和土耳其的政客打交涉的時候，他們曾經很公平地很智慧地嚴守著較近的德模克拉西的真精神而力主一切交涉均須公開而無半點秘密，世界各國均得聞知，這便是蘇俄的企圖。」

繼此，他更採取了一種半向聯盟各國作答；半為布爾塞維克的和平公式聲援的方式，說出下面的話來：「此外這兒更存在了一個為目的界說和原則的界說而呼籲的呼聲。但就我個人的見地而言，則這種的呼聲遠勝於那些聳人聽聞的和瀰滿於戰爭空氣中的主戰呼聲。第一種的呼聲便是蘇俄的呼聲……他們熱望我們表明下列二事：

：（1）我們所希企的是什麼？（2）萬一我們的作戰的目的和精神與蘇俄不同，則我們的目的和精神是什麼？我深信美國的民衆一定希望我能以至誠懇至坦白的心懷來答覆他們。無論他們的現時的領袖對於我們是否致信，但我們則確具有一種志願希

翼能夠應用某種方法而得有襄助俄民取得他們所最熱望的自由和有秩序的和平之特權。」

接着便是那有名的十四條件。這些條件的第一條便是：「用公開的方法到達公開的和平條件」。在這些條件當中，我們在這兒只有引述第六條的必要：

「舉凡已被佔據的俄國領土，應該一律退還。關於俄國的種種問題，務須予以最優良和最自由的合作，讓她自定政策，建設相當的政府，并誠懇地歡迎她加入自由各國的社會內。除了這種歡迎之外，更應給以一切的需要。各國是否具有優遇俄國的真意當以能否對她抱定親善主義，與夫能否向她表示絕無私心的同情為斷。」

正當這個時候，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間便發生了一種很特別的爭鬥。蘇俄的代表和聯盟各國的代表互相傾軋，因此在一切的談判當中便活現出一種很暴戾很激烈的音調來。夏福曼將軍 General Hoffman 對俄國的利用無線電為工具向德與民衆

宣傳革命的舉動提出抗議。對此杜洛斯基很簡單地答覆他說：休戰條件和締和性質均不能對於言論自由作有任何種的限制。從實際方面說來，這種交涉早已變成徒具外形；雙方的調解機會業已完全失掉。雙方都各懷著鬼胎；各有各的目的。但交涉則仍舊繼續著。

蘇俄的最大的目的便是：煽起德國的軍隊和民衆猛向德皇革命，猛向他們的軍事首領革命。在另一方面，德奧的軍事首領的最大的目的便是：設法使烏克蘭 Україна 的代表和蘇俄分離，因而破壞他們的聯合戰線。烏克蘭業被俄國承認為獨立國家；加入蘇俄聯邦與否統聽她的自擇。烏克蘭的「瑞達」Rada——該國國會之名稱——乃是她的代表的權威的機關；但至布列斯特，列塔斯克交涉在正月間重新開始的時候，該機關業已失掉了牠的這樣的地位。在這時候，在基弗 Kiev 已經成立了一個和莫斯科政府組織相同的蘇維埃政府來代理牠的職權。烏克蘭代表比較蘇俄代表好對付得多，因此聯盟各國的代表們都很樂意單獨地在該國蘇維埃政府代表未經

派到以前先和烏克蘭代表成立和議，因為他們深知該國的蘇維埃代表必能亦步亦趨地和蘇俄代表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就中與匈帝國代表尤為堅持著這種態度。這便是雙方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的交涉爭鬥中各自所持的最高的動機：一則以破壞聯盟各國的聯合戰線為懷；一則唯蘇俄和烏克蘭分裂之是務。

協約各國對於這場暗鬥的內容滿不知曉。他們一方面拒絕承認蘇俄政府，而另一方面反承認了烏克蘭政府為事實上的政府。他們以為：這麼一來，烏克蘭必定和德國抵死力爭，而拒絕與之單獨言和。殊不知事實正和他們所推測的相反，烏克蘭的「瑞達」代表接受了協約各國的事實上的承認，便首先開始向法政府作借款的談判。不久便由秘密而變為公開地拒絕勸助蘇俄政府，而與聯盟各國單獨進行和議。這種和議特別有利於聯盟各國。

同時布爾塞維克的目的也似乎大有實現的可能。在正月初旬間，柏林和其他德國重鎮不住地發生了種種的為和平為麵包和為自由而奮鬥的罷工。在這時候，布黨

的駭人的計劃似乎行將奏效；但這種的情勢并未能延長許久，不能在後此的第九個月之前，有一個突然爆發的革命把德奧的皇家打倒。以後額外的糧食發散之後，柏林的罷工便頓形沈寂，而德國的戰線則雖已搖動而因此復歸穩定。

到了這個時候，德國代表便一變他從前的裝腔作勢假冒偽善的政策而絕無顧忌地將一切充滿兼併主義色彩的建議盡量提出。布爾塞維克黨的破壞德國前線的計劃既已橫遭打擊而不能實現，而烏克蘭則又受了對方的主使而和他分離。牠現在所能決擇的只是：簽締和約和重新作戰。實際說來，連這種決擇亦不能存在。俄皇舊軍——係指尙未遣散的部份而言——久無作戰意向；而以農夫所組成的軍隊則又熱望解甲歸田，重事耕耘工作。但是簽締那些充滿兼併主義色彩的和約則又非布爾塞維克黨代表所樂為，所以他們只可頒佈了一道命令：一面將軍隊撤退；一面宣佈停戰。

但無論如何，德國對之并未能就算滿意。他們深知：蘇維埃的權力機關刻下正

忙於招募新軍以鞏國防的計議。假使他們老老實實地讓布黨們留駐在他們所退達的防線，則在紅軍組成之後，領得新軍備養成新的作戰精神之後，德國現已占領的立都安尼亞 Lithuania 科爾蘭 Courland 以及其他的位於俄國邊界的各省必致陷於危機。因此他們始終堅持著：俄國總得承認了他們所提的一切條件。他們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一面將從前所定的停戰協議作廢，一面復進行作戰的工作。兩國從此又復返回到交戰的狀態而德國的向俄侵略行為也就開始。在起初俄國還打算困獸猶鬥地來抵禦一下；無如打算只是打算，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事情已到了這一步，布黨們便覺得：他們所怕的果屬不虛，至今盡成實事。那些業被破毀和奉令撤退的俄皇舊軍都一致地拒絕作戰，一見敵軍便不戰自退地讓防。這種情形業已陷入無可救藥的狀態內；布黨被迫至此便深知和約是非簽不可的了。他們只得再派代表來和德國磋商；而那一部滿載著嶄新的令人難堪的條款的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條約便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由俄代表簽認。越二日而有羅馬尼亞 Roumania 和聯盟各國的和約

簽締；又越一日而德國和芬蘭Finland的和約也就簽定。

這種和議依照法律手續，還須經過蘇維埃大會的批准；但在事實方面則這種批准早已內定，不會再成問題，雖則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依舊在反對而亦無可如何。簽締這項和議的代表們曾發出左列的宣言：「我們絕不隱瞞地謹自首於一切德俄兩國的工農兵，和世界的被壓迫的勞働民衆之前道：我們現在委實是被迫而收受那擁有雄厚勢力的敵方所提的最後通牒，和簽認那用最後通牒的形式而提出的絕不容半點移易的和約」。這便是蘇俄締定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的精神。列甯Lenin爲了該和約的批准而發有下引的言論：「我們現在被迫而構定了提爾斯特和議」

Paris的和議。我們萬不可欺騙自己。我們一定要具有一種處置這種不可掩飾的苛刻的事實的勇氣。我們一定要盡量地將我們一切的敗北，分割，奴隸化，屈辱的種種損失纖芥不遺地估量出來。我們對於這些了解得愈清晰，則我們解放自己的決心乃愈堅決；我們爲從奴隸的地位中而進入自由獨立的境地內而奮鬥的意志乃愈穩定

。我們力圖蘇俄之脫離窮境弱境的堅決的決心必能使她進入富強之域。」

在這時候，協約各國雖曾慢不經意地隨隨便便地承認了烏克蘭的曇花一現的政治領袖；而於蘇俄則甯和她作非官方的交涉，始終不肯承認她的政府。單就這個政策而論，美國却是個例外。這時的美國在外交方面尙未卷入協約各國的渦漩而須採取同樣的政策。美國的駐莫斯科大使雖然還未正式承認俄國的新政府；但是美總統威爾遜的三月二十二日致蘇維埃大會書之發出則不啻業已代表美國政府對之作事實上的承認。這封書說：「當德國力圖停止貴國的爲求自由而奮鬥的運動，而以彼國的企圖加諸於貴國的企圖之上的時候，敵大總統謹藉貴蘇維埃大會開會之際代表敵國人民向貴國人民表示深刻的同情。以敵國的現時地位而言，雖不能直接地予貴國以其所樂予貴國的幫助；但敵國必將尋求一切時機，以期能助貴國恢復整個的主權和關乎貴國自身的事務之獨立處理權。此外并當使貴國能恢復到從前貴國在世界在歐洲所曾擁有之地位。美國全民黨和貴國全民心心相照地願助貴國脫離專制政府

之羈絆而進入國民自治的境地。」

對於美總統的來書，蘇維埃大會作有左列的答覆：「在敵會正在風雨飄搖之中，而貴國竟能由貴總統威爾遜交由敵會轉予蘇俄全民以熱烈之同情，敵會無任感謝，而對於貴國之被壓迫的勞働民衆則尤爲感謝。」

「蘇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謹承美總統威爾遜致書於敵國之際而向世界各國之飽受帝國主義戰爭的痛苦之民衆們表示其熱烈的同情。敵國深信：世界全民解放之期，已不在遠。世界各國的勞働民衆羣起打倒資本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政府之時，卽是全民解放之時；而同時這種舉動也就是到達公平的永遠的和平和一切勞働民衆的福利和文化的唯一途境。」

這便是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期內蘇俄和她的隣國的外交關係的尾聲。

第二章 外國的干涉和內爭

這一期的舞臺佈置實已遠由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議備妥。在這幕劇內，主角爲新興的蘇俄。環繞她的四週的都是她的敵黨。他們對她的仇恨和關係雖有深淺的區分，但其帝有「反布爾塞維克」的色彩也則一。在蘇俄內地的則有馬兒托夫 Martov 所領導的國際社會黨的極左派，帝制派，以及正在南部和東南部謀奪政權的憲政派。在國外則有聯盟各國和協約各國——美國亦在內。德國和聯盟各國對於「反布爾塞維克黨」都表示有相當的友誼，而對於布黨則無論爲友爲敵均致不滿。德奧二國的皇家黨徒對於蘇俄的敵意一時爲他們和她的外交關係所掩；而協約各國對她的敵意則又爲美總統威爾遜的致蘇俄書所掩。

但是除了聯盟和協約各國以外，還有西班牙，瑞典，以及其他的中立國，他們對於和戰都有直接的關係，按理論推測起來，似乎對於蘇俄政府應加承認——雖則聯盟和協約各國爲了軍事關係而拒絕承認。但事實上則滿不是這麼一回事。那些歐洲小國對於布黨的革命步驟深爲反對。他們遇事都要步着列強的後塵，因而設法少

與蘇俄發生關係。

蘇俄和她的隣國的關係可分爲左列四期，以便概覽：

(1) 第一期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布爾塞維克革命始至一九一八年年底止。這一期的特色便是：蘇俄和各國國交的日子趨銷滅。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議的締定便是在這期中的最可注意的「地方事件」。Epiacdo。

(2) 第二期便是外國的直接干涉期。這期始於休戰交涉以及其他繼此而進展而廣續的事實。這期的主要期間爲以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

(3) 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爲第三期——或可稱爲停戰期。以這期中生出了商業的整理運動和蘇俄新政府的承認進展。這期的特色有左列三事：(一)蘇俄自身間和國際間的新經濟關係的建樹；(二)大規模的國際會議——如洛桑 Lausanne, 日內瓦 Geneva, 海牙 Hague 會議等等——的召集；(三)列強力圖與蘇俄斷絕關係的失敗。

(4) 第四期——蘇俄新政府的承認。這種承認運動發軔於一九二四年。凡歷十二月而大多數的歐洲各國都已承認蘇俄新政府。在這種承認業已正式成立以後，商業關係業已重新樹立以後，我們便可拏這一點，說明蘇俄和她的隣邦的關係的正確性質。

最近這三年——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間的新關係全係前此的七年——以布黨革命算起——間的往事所形成的。所以在本章內殊有將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締定後的種種變遷略述一個梗概的必要。至於各國干涉期和停戰期中的事變則概在敘述英俄關係的專章內再加補敘。

蘇俄的革命不是全國一致地一下子便成功的。當着布列斯特，列塔斯克的全盤交涉期中——從十一月月底至三月初——俄皇的舊領土內都不住地在作局部地隔革命，此與彼臥，極盛一時。在三月的全俄蘇維埃大會——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即在該會批准，威爾遜的致全俄民衆書亦由該會接納——開幕期間，一切的亂象

似乎都已消滅。在這期間，蘇俄正可乘機開始他們的新軍隊的建設（對此他們曾向協約各國求助）；和平事業的整理；和經濟建樹的劈劃與實施。但事實上，則亂象并未稍消，依然若舊。他們才安然地渡過了幾個星期，而協約各國——至少也有二部份——便開始來干涉蘇俄的內政，以後更由于干涉而進至於對蘇俄作戰。

在一九一八年的五月內，有一部份為數甚鉅的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因徒受了蘇俄的煽動而羣起革命，因為他們相信：這乃是他們的全國革命的一部份。倘獲成功，殊堪引為榮幸。到了六月而英國便派遣軍隊佔領莫孟斯克 *Murmansk*。他們的表面的企圖雖為防止德國及芬蘭在這兒駛行潛水艇；而事實上則他們對於當地的蘇維埃政府深懷敵意。至此未久而英國更進而佔領亞爾干日爾 *Archangel*，把當地布爾塞維克逐出而舉行一種反布爾塞維克大運動。在這地方駐有美國，塞爾維亞 *Serbia*，法國，英國的軍隊；而尤以英國的軍勢為最優越。

從一九一八年的春季起首，日本無日不在計劃於西比利亞 *Siberia* 掠奪一些領

土。在這時期，日本對於歐戰並沒有什麼很嚴重的工作。她只是在設法將位於中國和太平洋的德國的戰前領域給佔領過來而已，這時世界輿論業已一致公認：各國之所以肯於與德作戰者也正是爲了「暢所欲言」的原故。蘇俄的政變恰好又借給了他們以一個擴張土地的好機會。在正酣於與德作戰的各國當中，反對日本佔領西比利亞最熱烈的便是美洲各邦，但是其中威爾遜所領導的政府的態度却較和緩，她曾前前後後對日本政府的措置表示滿意。在一九一五年籃萃 *Valerius* 和石井的換文助成了日本在華勢力範圍的擴大。這種勢力範圍直至華盛頓會議才稍有變動。現在西比利亞的勢力範圍的問題又發生了。這種問題直至七年後而始解決：在一九二五年，日軍從西比利亞完全撤退。在這時間，美政府的猶疑態度逐漸變更，至一九一八年八月，她的國務院便發出了一個通牒聲明同意於由各國派遣聯軍佔領西比利亞。在這通牒裏面，美國聲明：各國的被遣軍數目仍完全相等，而且每一國的軍隊的數目不得超過七千人。但是爲時未久，而日本在一切的交涉中盡佔優勢。在第一方面：

日本所派遣的軍事長官的地位較諸任何各國的都高出一籌；所以易攬軍政。未幾日本的將軍 Oshima 便被推為聯軍總司令。在第二方面：日本前後曾增兵至七七〇〇〇人之多。他們的軍隊駐防所為一個介乎烏拉河 Ural 和鄂霍次克海 Okhotsk 二者之間的居民只有二百萬的小小的地方。在聯軍把持之下，一切在西比利亞的蘇維埃政府和布黨機關都被剷除，而代以一些反對派的政府。在起初，這種反對派的政府都是被那些從事於一九一七年的春季革命的民主主義派所把持的。日後他們的治區逐漸擴大而所包含的政黨也就分化起來。在她們的當中，居然很明顯地發現一些俄皇的黨羽來，其中尤以科爾科克海軍上將 Admiral Kolchok 的聲名為最顯赫。他第一步先將俄皇的舊軍集合在一起，然後再和聯軍勾結起來，此外復在他的治區內招募新兵，以張實力。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他的勢力已將近伸張到烏拉山。在這兒他和一般的橫遭解散的議會會員們會面。這些議員公推亞珊提夫 Avxentsiet 為首領而成立了一個新政府，為時未久而科爾科克海軍上將使用了「苦秩撻 Coup d'etat」

的手段而將這個政府打倒。就中的政府人員也有被殺戮的；也有被拘禁的；也有被放逐的。科爾科克海軍上將在他的這個企圖當中，尤能博得聯軍的最高理事會 Supreme Council 的贊助。

同時在自一九一八年的春季到夏季的期間內，德國也不住地向蘇俄屢作同樣的土地侵略。他們先將烏克蘭佔領，然後再進而侵伐蘇俄內地，直達高加索 Caucasus 的邊界。此外他們還將一部份的俄皇舊軍武裝起來，以爲擾亂蘇俄的工具。這種甘受德國利用的軍隊又復和那些甘受協約各國利用的軍隊聯合起來。後者向南發展，直達裏海 Caspian。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兩季之間，蘇俄的四週都被敵人圍繞。協約和聯盟各國現在作戰正酣。因爲蘇俄現時忽守中立，所以在在都表現出不容她存在的態度來。他們雙方都是持着這個態度，他們的異點只在：協約各國拒絕承認蘇俄政府；而聯盟各國則業已對她作名義上的承認。

一九一八年間的德俄關係

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條約簽訂之後，德俄兩國立即停戰恢復國交。兩國隨即簡派大使分駐兩國的國都。德國駐俄公使馬兒巴克爵士 Count Mirbach 到俄不久便發現出下列的破綻來：他自己所代表的乃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強有力的政府，他的政府在和蘇俄進行外交事項的時候，往往遇有下述兩種困難：（1）歐洲各國當中拒絕承認蘇俄的爲數不少——指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締定後的幾星期內而言；（2）蘇俄內國的黨爭異常激烈。截至爲該和議的批准而召集的會議開幕時止，反對政府黨中的黨員最多的便是左派的社會革命黨，而同時他們也在蘇維埃內活動。當該和約業已通過之後，他們的代表便退出政府而只留在蘇維埃內和政府黨奮鬥。這種舉動乃英美黨爭慣用的技倆。他們的黨和政府黨的爭點甚多，而尤以關於土地問題的爲最熱烈。但是他們現時只想集中他們的爭端到外交問題上。

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議締定後，德國進佔烏克蘭。不特將當地的蘇維埃政府

打倒，即中產階級的人們所組成的政府也橫被解散。此後德國便樹立了一個名為斯加納必斯基 Skoropadsky (註 人名。按係俄皇時代的一個「哈特曼」Hohmann)「哈特曼」係大帥或大將軍之意。這種名稱肇自波蘭。德文寫作 Hauptmann；俄文寫作 Atamano。) 的政府來，這個政府的存在自然全賴她的支撐了。這個政府成立之後，當地登時呈出一種恐怖的狀態來，因為該政府對於工農階級非常仇視。在這種德國的統治之下，大地主們漸漸地卷土重來；即俄皇的往昔組織亦大有稍復舊觀之概。除此以外，德國還用暴力佔領了好些土地。在他們和蘇俄商定雙方的臨時防線的時候，他們便堅持着：在端匿斯 Donetsk 區內，雙方均不得駐防。在這區內，德國也樹立了一個同上性質的政府。舊制度的腐敗，加以外力的侵凌，簡直把這個地方弄到不成樣子。蘇維埃大會和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對於這些事情，無人不加痛恨，然而布爾塞維克黨則以為：在本國元氣尚未恢復以前，暫且隱忍不和任何國家發生裂痕；而社會革命黨則以為：這種裂痕的發生愈速愈妙。

蘇俄和烏克蘭的關係非常奇特。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的締定期中，蘇俄政府被迫而承認了烏克蘭的「瑞達」，因此便須和牠交涉訂定彼此間的條約。爲進行這種交涉起見，蘇俄曾派遣代表至烏克蘭的京城基弗^{Київ}。該代表們一到便和「瑞達」進行交涉；以後「瑞達」倒了，他們又轉而和新興的斯加納必斯基政府進行同樣的交涉。但是他們的最大企圖還是在延攔該國的農工民衆；至於條約的締定則他們原不亟亟於進行。因此雙方的交涉便延擱到一九一八年夏天還未完全解決。到了這個時候，德國的威勢已經日趨衰落了。

德國在俄一向都是十二分活動的。他們一意設法將蘇俄新政府打倒，正如蘇俄代表一意設法將德國在烏克蘭的勢力根本剷除一般。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德國曾在基弗和明斯克^{Мінск}成立了左列的三支帝制主義的軍隊：

(1) 北部俄軍——以後改編爲育典尼克將軍 Yudenick 的軍隊；

(2) 南部俄軍；

(c) 阿斯達拉干軍 the astrakhan Army。

此外鄧尼金 Denikin 在古本 Kuban 也擁有相當勢力而自由行動起來。加拉斯諾夫 KRASHOV 曾向布黨宣誓悔過後因得被釋。到了這個時候，他也在那了無軍隊駐防的烏克蘭鄰區頓河流域 Don Region 活動起來，反布爾塞維克的運動因而大熾。除了軍事的特殊安置以外，德國又召致了一羣在俄的不逞之徒，藉以破壞蘇俄內國的安定。就中尤以米劉可夫教授 Professor Milinkoff 的聲名爲最顯赫。在革命剛告成功的時候，他曾當過一任外交總長。當時他是親協約國派。到了現時，他却跑到德國那邊去了。

這種形勢雖然險惡萬分，但從布爾塞維克的觀點看來，則他們總應事事提防，以免在時機尙未成熟之時便和德國發生了破裂。但社會革命黨則一意地要引起這種的破裂。

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的蘇維埃大會內，社會革命黨發現了：他們自己的勢力太孤

，關於一切外交的爭持，一付表決，他們便完全失敗，他們便想設法引起種種外交的危機，俾政府倉卒窮於應付。他們的第一著便是將德國大使馬兒巴克刺殺。同時更鼓動起一種打倒現政府的革命運動。蘇俄政府極力彈壓。到不了幾天——至多也不過幾星期——而內亂完全平息；至於德國大使的慘案就不是能夠這樣容易解決的了。自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議直到現在，德國曾前前後後地向蘇俄政府提出了好多變不講理的要求，蘇俄政府爲勢所迫也只得一一承認。德國現在趁了這個機會又來提出種種的要求。除了德國大使的損失賠償外就中最重要便是：要求在莫斯科常得駐扎德軍，藉以保衛該國的大使。蘇俄政府對於這種要求表示不能承受，最後的解決便是：德國大使得調用久駐窩耳葛 *Volga* 的德僑義勇隊以爲自衛。這種義勇隊業已成立有年，在喀德林 *Catherine* 以及其他的俄皇以前便已存在。馬兒巴克的繼任大使對於這種讓步表示可以容納，因此雙方的爭持遂以告一段落。日後德國大使發現出來：這些義勇隊的外表都滿帶着布爾塞維克的神氣，所以他便：他的辦

公處搬到蘇俄的北邊去，因為在這兒駐有德軍，對於一切事務的進行對他都覺得方便些，安穩些。

這年的夏令，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之後，德國的勢力日就衰弱；而蘇俄的勢力則反而日趨健強。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德俄兩國之間又成立了一種附加和議。對於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的過令蘇俄難堪之處稍加修正。至十二月五日，德國和協約各國開始停戰交涉。在這時候，俄國駐德公使被德國從柏林逐出，而同時她的駐俄公使也被召回。換一句話說：在上述的停戰交涉尚未開始的前些日子，德俄兩國幾乎又要開仗。這種交涉的結果便是：駐俄德軍暫不撤退。直至協約各國正式派軍接防或承認德軍在俄境的永久佔領權之時為止。

對俄作戰

在這種停戰交涉當中，有兩件事情是很可注意的。蘇俄人民外交委員齊越林

Zhicherin 在十月二十四日給了美總統威爾遜一封通牒。牠的內容略稱：在發表該通牒的前幾個月，美國曾以兵力和軍械助長俄國的亂況。前些日子，美總統也曾公表過他的和議十四條件；在蘇維埃大會批准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的時候，他又曾一面對蘇俄深致賀意，一面致書德國表明他的見地。拿這些故實來與美國的刻下的對俄態度相比，則不啻天淵之別，無限今昔之感云云。威爾遜在他的十四條件內曾經說過：「各國是否具有優遇俄國的真意當以能否對她抱定親善主義，與其能否向她表示絕無私心的同情爲斷」。齊趣林的通牒也正是要用威爾遜自己的話去痛罵他的行爲而已。第二件可注意的事情便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廢止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的決議案。齊趣林致美總統的通牒并未受有何等的答覆，因爲協約各國和他們的同謀國現在尙無講和的意向。反過來說，爲了他們在十一月十一日的停戰協議告成的原故，他們反而更能集中他們的勢力以單獨對俄。所以在十一日後，對俄作戰的運動便驟然開始發展。自這日始，不獨協約和聯

盟各國與蘇俄完全斷絕交通；即中立各國的駐俄公使也不住地奉命撤回，曾不幾時而蘇俄在國際間的地位頓然降為不齒於人類的地位。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六次蘇維埃大會曾向聯盟各國提出很敬謹的構和要求。但是聯盟各國對之始終并未致答。在自這日算起的十二個月內，蘇俄的這樣的要求曾先後提出至十次之多，但是均無結果而止。蘇俄以為：在協約各國和聯盟各國開始停戰交涉的時候，他們若無對俄終止攻擊的表示，至一九一九年正月和會開幕時，他們無論如何總會有這樣的表示。關於全世界各國的暫時和未來的和議，威爾遜早就有了他的理想的計劃。他的計劃便是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的創設，在起初這種計劃頗為一般軍國主義者所反對；但以後他們覺得：他們很可以在表面上接收了威爾遜的原則，而在實行方面則再行設法將牠大事變更。他們的企圖本與威爾遜的主張大相刺謬；但是這麼一來，大家的耳目便可矇蔽過去了。魯意喬治 Lloyd George 所處的地位則和他們所處的稍微不同。他藉着威爾遜的贊助曾提

出了「對俄終止攻擊」和「召集全世界參戰各國在馬爾馬拉海 Sea of Marmora 內的潑林西北島 Principe 上趕開和會」的兩個提議。對於這些提議，白俄各國都一致地表示拒絕；惟有蘇俄一國表示接收。繼此而遭同樣打擊的便是著名探險家飛來哲夫，南孫 Erdjof Nansen 和布爾列特公會 Bullitt Mission 的同樣的建議。接連三次建議均未能安然通過的原故全係由於在英國議會內有一部份的自由黨黨徒現已對他發生叛變。在各方作戰正酣的時期，這種建議實能給人們以一種愛好和平的希望；但至今回思起來，這也不過是在公開戰鬥的大波瀾當中所橫翻出來的一些小水花，稍助壯觀而已。

這種公開的戰鬥時期可分為左列三期：(1) 協約各國和蘇俄間的戰鬥；(2) 俄皇舊黨和布爾塞維克黨的戰鬥；(3) 蘇俄和她的鄰邦的戰鬥。在這時期，蘇俄政府和她的鄰國的關係非常奇特。第一：他們的公文的傳遞純以非官式的機關為媒介；而他們所交涉的事件也不外是：俘虜的互換和蘇俄構和要求的被拒二者。第二：抗

議多用無線電拍出。第三：蘇俄政府不斷地發表公訴文；但這種公訴文乃係直達於某國的勞働階級的——或且直達於全世界的勞働階級的；而不是給予對她拒絕承認的各國政府的。在這時期內，蘇俄的四週滿布了敵人；而第三國際——普通稱爲共產國際——也在這時成立。

第三章 共產國際的成立和進展

有許多人以為：共產國際乃係蘇俄政府的附設機關。這是錯誤的，昧於歷史的事實的，因為這個革命的國際組織的肇端遠在俄國革命發生之前。在工人的國際聯合會——通稱爲第一國際，成立於一八六四年，加爾，馬克斯 *Karl Marx* 和其他著名的領袖曾先後爲牠奮鬥了十年之久——成立之後，工人的集合和工會的組成隨時隨地有之，備極一時之盛。直至一八八九年，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會員們始集合一堂，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組合。這可說是第一國際的復活。世人通稱她作第

二國際。這第二國際每三年集會一次，直至一九一四年而始滅亡。

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十二年來，第二國際的份子當中顯然分出兩大派來：一是改良派；一是革命派，在歐戰的前六年間，改良派頗佔優勢。這兩派的爭點集中在左列的問題上：（1）列強的殖民地問題；（2）參加資產階級的政府問題；（3）戰爭問題。關於戰爭問題他們的意見以後却能變成一致。他們統以為：假若戰爭爆發，則各地的社會黨應起而罷工，以示反對；反對如無效，則他們當聯合起來，分別反對各參戰的政府。因此有些歐洲政府便把第二國際看作戰爭的障礙。但是到了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時候，各國的大多數的社會黨都是幫助着他們自身的政府而工作的。就中尤以被稱為機會主義派的為多；而平日被目為革命派的也為數不少。在德國則社會民主黨幫助德皇作戰；在法國則社會黨實行參加政府的組織。

第二國際瓦解後，多數革命派的會員們曾在各地發表言論，說明這種瓦解乃為不可救藥的表徵，他們應即起來組織第三國際。第三國際的開端實與歐戰的爆發同

時開始。至於牠的改組的導火線則爲這時的非戰派的社會主義者的集會。根據開戰後三年內的經驗，他們深知：集合各不相同的派別而同在一個組織——第二國際——之下共同工作至是業已成爲萬不可能的事實。他們所當努力去做的便是組織第三國際，以期繼續那銷滅於一九一四年的第二國際的垂緒。在巴黎和會開會的期間內，一般社會主義者曾有召集衆同志們在伯隆 Bern 開會的企圖，這便是第三國際呱呱墮地的第一聲。他們本來有意令第二國際復活。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他們第一步的工作便是爲下一屆的革命的國際開一個籌備會；但是籌備一成，這一個革命的國際便搖身一變而成爲第三國際的第一屆集會了。這次集會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舉行於莫斯科的。她所討論的便是那正與第二國際所討論的「民主主義優於獨裁主義論」相反的列寧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獨裁主義比較論」。

在後此的十五個月內，這兩個國際組織便忙於拉攏會員和政黨的競鬥了。意大利的社會黨首先輸誠於第三國際；至在德法兩國間的社會主義政黨則或作臨時的加

入，或作有條件的加入。從後者的行動上看來，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思想乃徘徊於那舊的機會主義派和新的革命派二者的中間的。他們的加入便是那嶄新的共產國際濫收會員的表徵。所以在舉行於一九二〇年的第三國際第二屆集會內，他們的工作討論便分爲左列二項：一是積極的；一是消極的。積極的方面把社會主義的革命學說提綱挈領地敘述出來；消極的方面便是設法將那些改良派的份子開除出去，直至他們的思想委實變更然後才准他們加入。嚴格地說，這次集會才算得是第三國際的成立會。在這個會議當中，牠的紀律和工作大綱都已具體地釐定出來。牠在美的分會，會員較少；而在德法的則較多。牠的總部暫設在莫斯科，因爲他們以爲：假如移設到別的地方去，則他們的行動自由或須受有相當限制。牠的第三屆集會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舉行；第四屆在一九二四年七月舉行；至第五屆則預定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舉行。

自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成立之後，各國政府以爲：對於第三國際的軌外活動和

含有破壞意味的宣傳，蘇俄政府應負相當責任，所以不住地爲此對蘇俄提出抗議。蘇俄政府對於這些抗議，概作下列的答覆：第三國際總部之設在莫斯科，正如第二國際之設在倫敦一般，同爲偶然的事實，假如後者的事實發生在現在，蘇俄政府必不會持之以爲加爾生爵士 Lord Curzon 之詬病。所以各國政府也絕不應該依據前者的事實而和蘇俄政府屢搗麻煩。過了一些日子，各國政府又向蘇俄指出第三國際的首領亦即蘇俄政府的首領的事實來非難蘇俄。蘇俄對於他們的答覆是：這種事實不獨見於蘇俄，而且見諸其他各國。她所舉的證據爲：(1) 第二國際的首領曾在德政府佔有極高的位置。——哀伯德 Eber 曾爲下議院議長；而社會民主黨的總理亦曾屢任是職；(2) 第二國際的執行委員宛西，麥唐努 Ramsay MacDonald 後爲英國的首相；第二國際的秘書也曾任英國的內務總長，這種公文的往來在蘇俄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間是習見不以爲怪的。因之在彼此間便存在一種相當的隔閡。英國的工黨首相麥唐努在一九二四年和保守黨的外交總長在一九二七年曾雖先後向蘇俄提出這樣

的抗議。在他們那方面則以為：第三國際和蘇俄政府乃一而二二而一的機關；而在蘇俄方面，則以為：二者了不相屬。這樣的爭辯，不住地纏個不休，始終沒有半點結果。其實平情論來，我們縱然承認蘇俄政府和第三國際是兩個不相聯屬的機關，我們還得向他們問一問：蘇俄拿什麼觀點來看她的鄰國？在經過連年內爭，連年遭遇列強的干涉之後，她又拿什麼觀點來看。她那口口聲聲道願與構和的列強？

第四章 蘇俄對於世界各國的觀察——與各國的普通關係

俄國位於舊大陸腹地的中部和北部；在極西則有濱於北冰洋和波羅的海的諸港；在西南則有敖得薩 *Odesa* 和黑海諸港；而她的東岸則又和比林海 *Bering Sea*，鄂霍次克海 *Ochotsk*，以及日本海相接。她所佔的幅員自第二十六條經線始至第一百九十條止，統計起來，幾乎繞過北半球之半；而她的人口則又幾乎和歐洲，印度，以及中國的人口相等。非洲和北美洲離她較遠；而澳大利亞洲和南美洲則離她更

遠。專就地理而言，和蘇俄關係最爲密切的便是她的西鄰諸國。這些國家在往日多半統歸俄皇管轄。在極端的西北邊則有芬蘭；西南邊則有羅馬尼亞；在南邊則有中東 the Middle East 諸國——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斯坦，關於這三國的統治，俄皇曾與英國不斷地競爭。再往東去便是泊米爾高原，這塊高原直與印度接壤；由蘇俄的南邊邊界往北走便是中國的新疆（即中國的土耳其斯坦 Chinese Turkestan）、外蒙古，滿洲。再往北便可由海參威而遙控日本諸島。

但是藉著航程和運輸的功用，地理的關係便逐漸伸張而變爲經濟的關係。這個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乃係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所以在經濟方面，她很自然地便和一些工業先進國如英法等等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她供給他們以農業產品而從他們那兒運取機器以及其他的金屬製造品，因此某國的工業愈發達則她和蘇俄的自然關係乃愈密切。我們很可以依據這個原則而列出一個表來，表明蘇俄和各國的關係。但是這種自然的關係是隨着已往的和現行的外交的政策而變動的。所以左

列的兩件事變的發生對於這種關係深有影響：(1)蘇俄否認舊債的償還；(2)列強否認他們在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五年中因對俄干涉而發生的種種損失的賠償。

但是蘇俄對於全世界的觀察乃是一種以馬克斯主義為依據的歷史的通體觀察。美國的獨立宣言說明了人們對於那些不能予人民以生活上的安存行動上的自由和過活上的趣樂的政府應有起而革命的義務和權利；但是俄國革命則不是這樣地簡單。他們的哲學便是「唯物史觀」。他們以為：階級的分化乃人類的基本特徵；而階級鬥爭則又為一切歷史進展的原動力。所以他們把發生於十七世紀的清教徒革命解釋作那時的新興的中產階級對於司徒亞爾朝 *Steuars* 的封建階級的鬥爭；把法國革命解釋作法國的資產階級對於那時的那以貴族皇家和教院三者為代表的封建階級的鬥爭；而對於美國革命也曾作有同樣的解釋。

他們把俄國革命看作一個很明顯的階級鬥爭。這次鬥爭的結果：一切大地主，

小地主，大資本家，農村的小資本家各階級皆被打倒無餘；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起來得有最後的勝利。其他的世界政治在他們看來也不過是一齣階級鬭爭的活劇。這齣活劇的主角為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其他的各階級和社會的秩序法規不過充個小配角替他們兩方推波助瀾而已。這種觀點便是他們的根本觀點。他們曾把牠大書在他們的國憲上。原文如次：

「自從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後，世界各國共分為兩大營壘：一是資本主義的營壘；一是社會主義的營壘。

在資本主義的營壘內，我們所看見的是些：國家的仇恨和不平等，殖民的奴隸制，國家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獸行和戰爭。

在社會主義的營壘內，我們所看見的是些：相互的信賴和平，國家的自由和平等，人門安然地住在一塊，和兄弟一般。

在已往的好些日子內，資本主義者曾用以人類剝削人類的自由合併法為解

決一切國家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不獨業被證明無效，而且因牠的應用而增進了國與國間的衝突，和危及了資本主義的存在。資本階級現已再無能力來組織和衷共濟的人羣了。

只有在俄維埃的制度之下，在業已得有大多數的擁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制之下，我們可以將國家的壓迫從根本剷除出去，造成一種互相信賴的風尚，培成一種如兄如弟互相友愛的根基。

我們對於這種條件，應致謝忱，因為我們的蘇維埃民主國藉着他們才能夠抵禦一切內內外外的帝國主義者的侵凌；此外我們對於這些條件尤應致謝的便是：我們藉着他們而能夠掃平了一切的內亂；保持了我們自身的存在；和開始了我們的經濟改革。

在美國獨立的時候，他們在一七七六年先發表了他們的宣言，然後再在一七八七年完成了他們的國憲；蘇俄也是在一九一八年先發表了他們的被剝削的勞動階級

的權利宣言，然後再在一九二三年完成了他們的國憲，一後一先，同出一轍。他們的宣言說明了各個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起來組成蘇俄聯邦的理由。他們在這兒說：「現在的國際情形殊欠穩定，而同時世界各國又不時地向蘇俄攻擊。因此在這資本主義的環境的浮面上，各個蘇維埃共和國聯合在同一的戰線上實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由此可見這些單個的共和國之所以組合起來成爲一個大共和國的原故乃爲防止將來的外侮起見；至於蘇俄立法者之所以特別重視這和聯合的原故則不外下列二者：（1）鑒於已往的經驗；（2）根據現時的觀察。關於已往的經驗，他們可以追溯到革命後的內爭和列強的干涉；干涉不成，又復繼以經濟的封鎖。卽在這種封鎖業已打破以後，他們的干涉蘇俄的內政的野心，仍不稍減。他們不斷地用那在十九世紀當中對待中國的辦法來對待蘇俄。他們的辦法便是強訂條約和特關商埠，當窩爾葛省因水旱而鬧飢荒的時候，蘇俄迫得電向各國求救。那時只有美國的救災會 American

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和其他的義會肯無代價地幫她的忙。過了些日子，日內瓦會議開幕。有些人以為：向俄國攫取那絕非武力所能攫取的特權的賦予便為該會企圖之一。遲至現在，大多數的在世界佔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都仍舊和蘇俄斷絕外交關係；即英美兩大國亦係其中之一。他們對於蘇俄的干涉行為業已留下很深的遺跡。這種遺跡絕不能爲了他們採取了消極的態度而便可以消滅的；也不能爲了他們對俄中止作積極的干涉而便可以消滅的。即蘇俄的人們沒有馬克思的學說來作他們的嚮導，單憑着已往的經驗，他們也總會對於列國深致懷疑的。

這種懷疑的態度便是蘇俄和其他各國間互相對持的態度；但是這些其他各國并不是佔有同一的地位的，并不是全數仇視蘇俄的。他們彼此之間也分爲兩大階級：一是統治階級；一是被統治階級。蘇俄對於後者不住地表現她的同情。蘇俄統喚牠作「殖民地的人民」Colonial People。這個名詞所包括的不只是一般真正被統治的人民，如日本的朝鮮，名義上雖稱獨立而實際上則受英國之統治的埃及等等；即一

切因工業落後而橫遭列強的經濟侵略的國家亦包括在內。因此這兒所稱爲「殖民地」的人民」實在包括有中國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的人在內。但是蘇俄在構成他們的理論的時候，他們却忘却了一莊事。他們忘却了：他們的自身也是「殖民地的人民」之一，因爲在這時候，列強的資本業已侵入俄境；這種侵入方法或係投資，或用武力不等。

有好些人以爲：蘇俄和各國的關係既然這樣地毫無隱諱地被那般蘇俄的首領看作階級的關係，則他們必堅主繼續作戰，以求貫徹他們的主張。但按之事實，則滿不是這樣。原來俄國革命頗有幾分和回教徒的勃興以及成吉思汗的遠略類似。假如我們專以這種比擬作根據，而此外對於這次革命的情形便不復再作特殊的考究，則我們的結論必會是：這次革命的原則正和各國立國的原則相反，所以各國繼續存在一天，蘇俄便須和他們作戰一天，因爲：在一七九三年，成吉思汗仍向法國進攻；在十七世紀當中，這些回教的騎士已經跨過了阿拉伯和波斯而猶繼續地向那地中海

和中東的日就浸衰的文化作侵略。其實擊這種的虛擬來推測今日的政治也正如把今日的社會變成一些想入非非的神話和影戲一般。這是非常可笑的。

蘇俄民衆對於經濟的和平抱有一種非常積極的興趣。一般地說，沒有一國的人民不喜歡和平的；但是無論如何，在任何國家當中，總有一部份的人們特別多事，必定要將他們的國家帶到戰場裏去然一快意。我們試看一看：在蘇俄內有沒有這般人呢？我以為：在這國內要找這般人實在很難。俄國的人民大多數是以擁有小資產的農夫組成的，所以他們在俄國內佔有很重要的經濟地位。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因為軍糧的需求增加，農業特別發達；但在俄國，則農業多給俄皇摧殘了。農家所養的馱物的牲口都讓他擊去了，所以他們的產品都不能運到市場去賣。除了俄皇的窮兵黷武之外，又加以三年的內爭，所以田土荒蕪，沒有人來耕種。在這時候，荒田之多，實不亞於法國北部和法蘭達爾斯 Flanders（註，地名。現在比利時尚留有東西法蘭達爾斯二行省之名稱。）俄國的農夫橫遭這樣的虐待，比較其他

各國的農夫所處的境地，自然特別艱難，而他們對於政府的不滿也就特別利害。此外他們對於戰爭的態度也很不好；他們不把戰爭看作他們的榮譽；他們不相信戰爭會給予他們什麼好處；他們把戰爭看作他們的公敵，俄國農夫的這樣酷愛和平的心情業爲蘇俄政府所深悉，而且屢爲表達於全世界。我現所說的不是全以那類鼓吹和平的宣言爲根據的，因爲「愛好和平」四字業已成爲政客們騙人的慣技。我所指的乃是他們——農夫——這種心情的實際。俄國的紅軍業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兩年內冒萬險而被遣散。至一九二三年年底，牠的人數業已從五〇〇〇〇〇〇人而減至六〇〇〇〇〇〇人——這個數目較之俄皇所認爲最低限度的軍額還不及一半。蘇俄的這樣實行軍縮的舉動並不是偶然的。自從她的內戰平息，在某一個會議內和某一件交涉內，她的代表必定提出軍縮的建議，從此也可想見一般了。在日內瓦會議的第一次會議內，蘇俄代表便建議要討論軍縮問題；而在一九二四年的英俄會議，蘇俄的全權代表賴可夫斯基 Rakovskiy 也曾以維持世界和平爲口實而作有同樣的建議。

蘇俄的國際地位可以簡單地用左列各條概括起來：

- (1) 在蘇俄和各國當中，存有一種根本的反感。
- (2) 但各國却很不容易聯合一致，以抗蘇俄。
- (3) 蘇俄人民利於和平的繼續和商業的擴張。
- (4) 因此上述的反感雖未能祛除，而戰爭却能防止。
- (5) 兩種同時并存而互相矛盾的經濟制度的平衡可以保持。
- (6) 這種平衡的保持全賴商業，債務，和投資。
- (7) 爲上述三者之助的則有：商業代表機關和職司商業條約和其他普通條約的締訂與遵守的大使和領事們。
- (8) 這種普通條約和商業條約便是蘇俄和各國的關係的如骸體般的構築。

第五章 美國和蘇俄

按照各參攷書內所列的國名，世界上共有六十五個獨立國。他們都是蘇俄的鄰國，所以他們相互間便得保持着一種外交的關係。但我們斷不能因此而推論到：蘇俄擁有六十五個不同的外交政策，因為在事實上，在這些獨立國當中，他們是結合成若干個小組合的，在一個世界的大潮流的漲落當中，一切的商業，航業，投資事務，和財政事務都是圍繞着幾個龐大的渦漩的重心而旋轉的。美國是這種重心之一；英國也是這種重心之一，其餘類推，不一而足。每一個重心都帶着下面的三種特色：（1）原料的吸入；（2）貨物的製造；和（3）商品的輸出和互易。在這三者之上，輓近又加上了一種貸款和投資的運動——這較上述三者尤為複雜許多。這種運動的流通日甚一日，遂致從前想在外國吸收原料的野心變為設法將外國變成工業化的野心——利用某地的勞動值賤而便就地成立起製造廠來。無論什麼地方受了這種運動的光顧，那些關係資本家的政府便跟着在這塊地方活動起來。假如那受了這種光顧的國家同時受了好幾個佔了上述的重心的地位的光顧，則這些國家必定會

在他們相互之間成立一種平衡；而那受光顧的國家也就可因此而保持著牠那畸形的獨立的主權。同時那些投資家的相互的競爭也必會引起他們的祖國的不睦。但這種不睦也不是不可調和的。他們相互間可以成立一種協約；或則那些關係的資本家可以成立一種銀行團，以資調度。但是這種調度即使幸而得告成功，而他們相互間的妬忌和互相監視的事實則仍是司空見慣般地層出不窮。

這些佔有重心地位的國家不只是對經濟落後的國家會發生財政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影響；即對於一般的小國也是這樣。這些小國的自身也許在工業方面業已作有長足的進展；但是每一過有一種特殊的情形使牠和上述的某個強國發生很密切的關係的時候，牠的外交政策必會跟着這個強國跑的，例如英國在航業和其他的方面和歐洲各國發生了一種很密切的關係。因之希臘，葡萄牙，和挪威三國便很不容易在外交方面和英國發生衝突。這便是一件很顯明的事實。

假如我們拿這個動的觀點來觀察蘇俄以外的一切國家，則我們殊有將他們按照

一定的班次分爲若干個小組而成爲左列的圖表的可能。(首列的五國乃事實上和名義上的世界的重心)：

- (1) 以美國爲重心的新大陸各國；
- (2) 大英帝國——一切自治區，皇冠殖民地，和附屬國均包括在內；
- (3) 法蘭西共和國——她的殖民地和聯盟國俱在內；
- (4) 日本帝國；
- (5) 意大利王國和她的屬地——如的黎波里 Tripoli，阿爾巴尼亞 Albania等；
- (6) 德意志共和國——現正爲做成自身的特殊地位而努力；
- (7) 歐洲各小國——多步大國之後塵；
- (8) 蘇俄西隅的邊界各國——在俄皇時代曾經一度臣屬於俄；
- (9) 位於中東的殖民地的邊界各國——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斯坦；
- (10) 中國。

在蘇俄的五十六個隣國當中的主要組合內，地位最高領域最廣的便可算是那些以美國爲重心的新大陸諸國。這個重心所能包括的不只是那美利堅合衆國內所包括的四十八個聯邦和阿拉斯加 Alaska；即橫亘於太平洋內的諸地域，如菲律賓，三毛亞 Samoa，夏威夷 Hawaii 這些地方也統包括在內。在實際上按照蘇俄的眼光看來，這些都已淪爲殖民地。他如古巴 Cuba，海地 Haiti 古斯，德利加 Costa

Rica 諸國也都和美政府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有一個英國作家甚至於把海地認爲美國的「實際保護國」"Virtual Protectorate"。在美洲的中部，美國的資本非常流通，而美政府的勢力也非常利害。尼加拉瓜 Nicaragua 問題在輓近居然能影響到美國的選舉和內爭。在那些美國中部的國家內，只有墨西哥一國能夠單獨地保持着她的獨立政策，而一部份的美人對之尙且深爲不滿。他們以爲：美國的在墨利益殊爲鉅大，所以墨國總得和美國採取一政的外交政策。至於美洲南部的各共和國則和美國的關係尙淺，所以在這兒還有歐洲列強投資的餘地，但是當一九一七年美政府對德宣

戰的時候，他們也一個一個地起而相率附從，在這些國家當中，只有墨西哥承認了蘇俄政府，而和她發生了外交的關係。墨西哥的承認蘇俄政府的宣言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發表的；和她同時採取同樣的行動的尚有其他的歐洲內的好幾國，在這方面，墨西哥採取了一種正和美洲各國相反的政策，所以有好些美人認為她的這種舉動便是她想於她和她的最近隣國之間劃出一條很深刻很清楚的界線的表现。

加拿大 *Canada* 原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她也跟着承認了蘇俄政府。此外在英俄的通商協約——其有效期間為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內，她也劃了一個押。所以她受美國的影響雖然很利害，但似乎還應在論英俄關係的專章內再為詳加論及。

美國對於蘇俄政府既未加以承認，也沒和她發生了什麼外交的關係。只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美總統威爾遜曾經一度致書蘇俄，表示好感，此後他便變而採取了一種對俄干涉的政策。在凡爾賽的和會內，他也是最高理事會 *Supreme Council*

會員之一，列強的對俄干涉便是他們這夥人煽動起來的；而他們的一九一九年的行動也歸他們指導的。直至威爾遜當權時期的末年，這種政策還未改變，當美國國會議決了盡反威爾遜的對外政策的時候，美國便終止了干涉蘇俄的行動，但在另一方面，她也並沒和蘇俄成立了積極的友誼關係，在共和黨期間，哈丁總統 *President Harding* 以後，繼以柯理治 Coolidge，他們對於對俄拒絕承認的政策始終未加改變，但是美俄間的外交關係雖一時尙未恢復；而雙方的商業進展則并不因此而中滯。美國的資本家從蘇俄政府得了好些特權；而同時蘇俄也曾從美國購取大量的機器和其他的品物。在新大陸的其他國家則和蘇俄的商業關係尙淺，因為他們的自身也是農業國，所以在他們彼此之間便沒有一種商業基礎的存在。美國政府拒絕承認蘇俄的理由一共有二：（1）這是不必須的；（2）這會引起內政的危機。因為什麼無這必須呢？美人以為：他們的資本還未積聚到非向蘇俄市場發展不可的程度。他們可以在近些國家裏面找得到他們的貨物的銷場；而同時內國的市場也是尙堪為役的。關

於投資方面，則在一九二一年以後，美國在歐洲大陸找到了他們的新的出路。至一九二四年杜威斯計劃 *Dawes Plan* 提出之後，美國的大量的資本便能得以伸張到德法意三國去；而尤以在德國的爲更形活躍。一向和美國銀行界競爭的大英帝國到了這個時候也不得不和美國作大規模的金融的往還了。這種往還實以英國的恢復金本位那時候爲開始。奧大利亞洲原爲英國資本的儲存地，但是到了近年，也不斷地向美國借款。從這些事實看來，除非美國遇有商業上的挫折，或者歐洲和其他上述地點的市場發生了投資過剩的現象，則美國殊無進與蘇俄成立友誼關係之必要，同時也沒有向蘇俄攫取特權，尋圖投資機會，以及開拓美貨的銷場之必要。

附屬於這個理由的還有一個小理由可以用來解釋美政府對俄的現態度的。這便是：她和蘇俄乃是油業競爭國。在歐戰之前，俄國的石油產品除了美國之外便可獨步一時。俄國的油產地位既已這樣地重要，而在最近的幾年中，她又曾作有相當的發展，所以在她有和其他油產國競爭起來的可能。現在有好些人在相信：俄國的

從前的油業股份多已逐漸地落在一些大的「托拉斯」Trust之手。美人因此便以為：除非俄國的這些油業得由美國經辦，則美政府殊不應承認蘇俄政府。

他們反對承認蘇俄政府的第二個大理由便是：這種承認必會給予美國的民衆以一種過繳的心情——換一句話說，便是：在美國「替布爾塞維克開出一條門路」

Open the door to Bolshevism。在歐戰剛告結束，各國正向俄國進攻的時候，這種論調，至佔勢力。甚至於連一般思想新穎信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們都在被擯之列。在這時候，有兩個意大利工人名喚薩耶 Saeco 和樊哲第 Vanelli 的便因此而被宣布死刑。一般的民衆們以為：他們對於他們的罪名并不知情，所以為拯救他們的性命而作有好些的活動。爲了這個原故，他們兩個人的名姓便很轟動一時，廣播於全世界各國。即美總統的名姓恐怕也未必能像他們這樣地顯赫。除了一些堅持下述的論調的人們以外，還有一部份的反布爾塞維克派和俄皇的餘黨留居美國，不住地向他們所接近的人們力作反對蘇俄的宣傳。此外美國勞働同盟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對於蘇俄新政府的承認亦深致反對。但是美國的國務院假如真的改變她的對俄外交方針，則這種反對也自然會跟著改變的。

在上述的兩大理由當中，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而在贊成美政府承認蘇俄政府方面也有兩個含有同性質的理由。就中的經濟的理由以爲：雖然除了蘇俄之外，美國還能在國外得到投資的和銷貨的市場；雖然美國在不承認蘇俄政府的期間仍然可以和地做買賣，但是有許多在俄的美國營業如能得到政府的助力，則必能享有較之現在更爲有利的情形。此外，假如兩國間有了信使的往還和分駐，則蘇俄的商業代表當更易於和美國的商人們接洽一切；假如雙方有了承認和保證的存在，則彼此間的信用必定增高，而美國和蘇俄的商業關係亦必能遠勝其他各國而佔有優越的地位。持這論調的人們更指出一些事實來。他們以爲蘇俄的歐洲部份，西比利亞，和遠東各省還未充分開闢。爲修築鐵路和進行其他的交通機關起見，他們在在需要外資的投入。這兒的情形也正和五六十年前的美洲中西部和太平洋各國的情形

一般。在美國的內爭剛剛平息的時候，英國便努力在這些地方建築鐵路，和推動其他相似的企圖，爲什麼美國的人們就不會師英人之故智而在蘇俄努力作這些企圖呢？

他們的政治的理由則和前者性質大異。他們以爲：假如美國和蘇俄的關係依舊這樣地延宕下去，則太平洋問題必會變爲更加複雜而難以應付。自英日同盟中止後，日本人深深地覺到：他們現在的地位是一種外交的孤立地位。在另一方面，蘇俄的沿岸也是緊接着太平洋的，她的沿岸領域的幅負非常廣袤。她和日本同爲太平洋的強國；同爲處於外交的孤立地位。幸而他們的地理的關係雖然極深，而在政治方面，則兩方却並沒有什麼親善的聯絡。但是受了這種特殊關係的驅使，他們遲早總會團結起來的。到了這個時候，恐怕美國的國務院便會感到「應付維艱」了。因此外交上的未來危機的預防和太平洋問題的日形煩雜錯綜之可慮，便這樣地成爲一種主張承認蘇俄政府的絕好論據。

此外還有一個附帶的小理由。持這論調的人們以爲：美政府對蘇俄的承認和彼此間的友誼關係的存在對於世界的和平影響極大。在前一章內，我們已經說過：蘇俄的人民深深地感覺到四面楚歌的苦況，即在他們的國憲內也都寫有這樣的言詞。所以無論任何國家拒絕和她成立友誼的關係都能助長他們的這樣的心情。如這着出諸美國，則其性質更爲嚴重，因爲：這便是美國向各國作一種廢續備戰的暗示。其他好作多事的國家目擊這種的現象必且感覺到美國的含有特別作用。他們的疑問是：美國既已承認其他的各參戰國的政府了，爲何却不承認蘇俄呢？歐洲的將來的大戰爲期恐不在遠；而在歐洲的東部則戰雲尤爲濃密。美國對於各國的影響非常之大，絕非一些公使或領事們和商業代表們所能代表牠的萬一的。美國若肯毅然決然地向蘇俄的工農民衆表示友誼的態度，則世界各國的戰爭的危機自然會減輕一些。

第六章 大英帝國和蘇俄構和

英俄的關係史乃是一部互相仇讎的歷史。在好些地方，他們都沒有法子防止彼此間的利益上的衝突。但同時有好些地方，他們又必須彼此妥協起來，然後可以獲得相互的利益。別的國家假如對於蘇俄深致不滿，則牠很可以置之不理地和她脫離一切的關係。但是英國則不能這樣。按照論理學的原則說起來，她必得和蘇俄繼續奮鬥，以促蘇俄的滅亡；否則她便要在某種問題方面和蘇俄妥協，直至雙方的感情逐漸地恢復舊觀而後已。

蘇俄和各國間所成立的平衡的性質是很奇特的；而在她和英國間所成立的關係則尤為奇特。所以在他們的關係進展史內，蘇俄和其他各國間的什麼困難問題我們都可以在這兒看得見；而同時英國對於全世界各國的關係和影響又是非常之大，所以我們在敘述她和蘇俄關係的時候，也自然難免於對於其他各國的涉及。

英國和法國原係互相固結，一致對俄的國家。法國自從採取了對俄仇視的政策以後，她對於這種政策壓根兒便沒有什麼改變；但是英國的問題則不是這樣地簡單

。她的領土佈滿了全亞細亞洲之半，因此在她的對於她的殖民地的政策當中，可攻擊之點甚多。英國不只是一個坐鎮歐洲的世界的強國，握有無上的商權的強國；她同時也是一個亞洲的強國。她的利益滿佈於這大洲的南部邊界。她的勢力不只在印度一國；而實達及於遠東，中東，近東一帶。英僑的留寓亞洲的爲數并不甚多；而同時他們還要在這兒保持著他們那些幅員廣袤居民數達全人類五分之一的領域。他們的唯一工具便是：一些爲數甚少的軍隊和他們所擁有的那些從來未經挫折的蓋世的威名。

在克里米戰爭 *Crimean War* 後的後五十年間，俄皇的勢力不住地向南擴張，漸漸地便和印度，波斯，土耳其三國的邊界日趨密邇，英國對於俄皇的這種舉動，殊爲焦慮。他們以爲：在這五十年當中，假如他們的領域內，發生有某種的反抗舉動，則他們的舊有的威名必定蒙受相當的損失，所以在他們認清了蘇俄的剿滅并非易事這一點的時候，英國的閣員中的一部份——此時以魯意喬治 *Lloyd George* 爲首

領——便想設法和她構和。

在一九一九年年度，英國的威勢業已漲至極高程度。歐戰的結果把她的商業勁敵德國戰敗了，德國的海軍業已一蹶而難復振。餘如法國和其他的協約國的海軍都未能望及英國海軍的頂背。〔統治委員制〕Mandatory System 便給予英國以相當的便宜，俾她能施展自由的手腕將她的屬地集合到一起來。英國在非洲原有從開羅 Cairo 至開普敦 Capentown 的路線的計劃；但在這個路線的當中有一段地方係屬德國的屬地，所以這種計劃便成子虛。到了這個時候德國迫得把這塊地方割讓給她了。這時候，土耳其帝國亦已鬧得四分五裂；而同時英國又受有米索布達米亞 Mesopotamia 和巴勒斯坦 Palestine 的〔統治權〕Mandate。在前此的時候，埃及不過是受有她的相當的影響而已。到了這個時候，她竟在這兒宣布了戒嚴律而把埃及變成她的實際保護國。美國國會否決了威爾遜的三國協約 Wilsonian Triple Pact 之後，她更能藉此而解除了她那聯法對德的義務。此外在這些參戰國當中，只有她的金

融情形還未受有十分的損失。美國退出了歐洲的政治漩渦以後，她使一躍而變為在歐洲財政方面的最有權威的一國。但是正在這個時候，在她的領域之內却發生了好些內國的叛變。在一方面，國內的工人們起而作種種的要求——提高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停止一切干涉別國的內政的軍事行動等等——要求不遂，便要罷工。在另一方面印度的民衆對於他們的可憐的情形——在一九一九年內，時疫流行，印人因此喪命者數至一千三百萬之多，情形殊為可慘——業已忍無可忍，因而羣起叛變。此外在印人足跡所到的各區域內，無不發生有同樣的運動。在埃及內，那些國家主義的運動也來得非常之兇。在這些叛變當中，最可怕的便是愛爾蘭的叛變。一九一八年的選舉結果：大部份的新芬黨黨員 Sinn Fein M. P. S. (這是一個努力促成愛爾蘭獨立的政黨)都被選上。但是他們當選之後并不肯開到威斯明斯大寺 Westminster去；而反在本地組織了他們的愛爾蘭共和國 The Irish Republic對付這種舉動，英政府也是同樣地採取了武力解決政策。

近數年來的英俄關係史(自英軍撤退的那日起直至現在止)可分為左列四期：

(1)第一期自一九二〇年歲首英政府開始和蘇俄構和始，至一九二二年秋季喬治內閣的下臺為止。

(2)鮑爾特溫 Baldwin 內閣第一次成立時期——這期的特點便是：英政府屢圖破壞英俄通商臨時協約；但始終未能成爲事實——這種協約乃喬治時代所成立。

(3)第三期便是麥唐努內閣成立後的前九個月——這期的特色爲英政府對蘇俄的承認和英俄間和約交涉的進行，

(4)第四期便是鮑爾特溫第二次當權時期——這期的特色爲英政府積極地改變她的對俄外交方針——至一七二七年五月竟和蘇俄斷絕國交。

在上述的某一個時期當中，英國的對俄外交政策都是時常轉變的。當紅軍勝利的消息傳到英國的時候，喬治的對俄妥協政策便一時頗佔上峯。當紅軍陷於失利的

時候，這種政策便忽然失勢，而一切的對俄交涉也就延擱起來。上述的第一期可以分爲五部份來說。第一部份始於一九二〇年正月至同年的七月止。在這時間內，雙方成立通商協約，藉作將來和議的基礎。第二期便是蘇俄和波蘭的戰爭時期。在這時期內，蘇俄的內爭又復開始。俄皇的舊軍又集合起來而歸依藍格爾 Baron Wrangell。第三期的重要事變爲：藍格爾的削平，波蘭與蘇俄的構和，和一九二一年三月英俄通商協約的簽訂。第四期從一九二一年春季蘇俄改變經濟政策始，至窩爾葛的屢月旱災終。第五期所包含的時期爲一九二二年的上半年；直至日內瓦和海牙會議爲止。

英國對俄政策的改竄實以喬治首相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在行會大樓 *Swire* 的演說詞爲矯矢。至十一月底科爾科克和鄧尼金連戰皆北，業已到了無可解救的局勢。因爲這個原故，國際聯盟的最高理事會 *Sapreme Council* 便發表了一個大意略如左述的通告。牠說：該會鑒於蘇俄的旱災流行，不忍坐視，特准各國的各

合作社以相當的通商便利，該組織等此後使得一方面設法從各國輸入衣料，藥物，農場器械，以及其他的必須用品入俄，以應俄國人民的急需；而在他一方面，又得將俄國人民所擁有過剩份量的蘇，米等等物件輸出，以作抵償。末了該會復聲明一句道：「這種辦法的釐定并沒含有對俄一變從前的舊有政策的意味」。

但是過不了幾個星期，而英法兩國對於他們所共同釐定的這個辦法，便發生了歧異的詮釋。英政府以為：接受蘇俄的合作社社員的舉動乃係與這種辦法的意旨相符的。所以牠一方面要派遣通商代表赴俄作實地考察，一方面又想和蘇俄作一種商約草案的擬定。至三月七日，美政府宣言終止對蘇俄的港口封鎖。在四月七日，蘇俄的合作社委員便和協約各國的代表在哥卑納給（Copenha Jen）聚會。協約各國首先要求蘇俄政府承認俄皇的舊債及對於那些財產業被蘇俄政府收沒的旅俄外僑予以相當的賠償。對於這種要求，蘇俄的代表說是協約各國的政府和蘇俄政府的交涉事件。他們只是代表蘇俄合作社的，所以不能收受這種要求。正在這個時間，意大利

却和蘇俄成立了一種商約。這個商約是由蘇俄合作社中央聯合會 The Central Union of Russian Cooperatives 的代表李維諾夫 Litvinov 和意大利合作社全國大同盟 The National League of Italian Cooperatives 的代表加必列尼 Cabini 在三月三十一日所簽訂的。在四月十一日，英國的外交部部員們請求蘇俄政府對於正駐克里米的鄧尼金的軍隊加以赦免。

在這時候，協約各國爲了開春後進攻俄國計，曾作有大規模的軍事準備。這種進攻在四月開始。他們的計劃略如左述：

- (1) 在西部和西南部由波蘭和烏克蘭的聯軍——在皮爾索斯塞 Pilsudski 和拔持拉爾亞 Potlura 指揮下的聯軍——擔任；
- (2) 在南部由在藍格爾將軍指揮之下的鄧尼金殘部擔任；
- (3) 在西比利亞由日本軍隊擔任。

在四月四日，日軍佔領海參威。後此他們便開始了他們的進攻工作和不住地補

充他們的實力。在同月二十四日，波烏聯軍擺成一條長達二百五十英里的陣線；至五月八日而把烏拉蘭的舊京基弗佔領，在波蘭的國慶日內，英皇喬治第五 George V 曾電皮爾索斯基將軍致賀。在當初的時候，協約各國還否認他門和這種仇俄舉動發生有什麼關係；到了末了，他們也不否認了。在五月六日，英國喬治首相的代表布那兒，Ronar Law 還否認英國對於荷蘭曾有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及至同月的十一日而查爾齊爾 Churchill 便公然地承認：英法兩國政府曾幫著波蘭使他們的軍隊日趨強勁和給以軍事用品。以後在倫敦的碼頭上發現了一批軍火。碼頭上的夫役拒絕代為轉運。到了這步，英國政府便承認了：這些軍火乃是英政府無代價地送給波蘭的。這種送給自這年十月便已開始。波蘭的外交總長更絕無諱言地聲說：波蘭的這種向俄進攻行動業被聯盟各國認為必要的行動。同時五月三日的路透電也載稱：一個日本的駐海參威代表曾這樣地說：「日本的向俄進攻的行動絕不是日本的單獨行動。關於這點，媾業已得有協約各國的贊同」。根據上面的事實，我們可以

很清楚地看出來：各國的這種舉動乃是一種政出多門的舉動。這便是在英國的內閣內對俄存有兩種衝突的意見的表現。

雙方的戰爭雖然依舊在進展；而在另一方面商約的締定交涉却并未因此而稍仍停滯。在五月底，有一個以加拉遜 Галацон 為首的蘇俄商約代表團到達倫敦。在六月的初旬內，喬治首相曾對俄作有左列的聲述：(1) 藍格爾的攻俄舉動與英無關；(2) 英國代表業已撤回；(3) 對於他們，英政府不復再給以金錢上和軍需上的資助。對於這種聲述，齊趣林用無線電向喬治答覆道：(1) 藍格爾之所以能夠有方向俄進攻純賴以前英國對他的幫助；(2) 蘇俄深望即刻和英政府進行一切交涉。至六月二十九日，加拉遜向喬治提出了一個說帖。牠的大意是：英政府如在這時不願和蘇俄進行官式的構和交涉，則可根據左列的原則進為恢復雙方的經濟的和商業的關係的協議：

(一) 一切的外交政策問題，兩國政府的互相索償問題，以及僑民問題均保留至和

會開幕時始行解決。

(二) 兩國政府同時提出恢復彼此間的經濟的和商業的關係的要求。

(三) 上述的關係的恢復須以左列原則為根基：

(1) 波羅的海的礦產的搬移及其他；

(2) 在俄國各海港的往還航程的完全自由；

(3) 商業關係純以尊重雙方的權利義務和互惠為依歸；

(4) 護照和其他公文的效力雙方應承認之。

「在本說帖的結論上，本代表——加拉遜——謹代表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而敬告於大英政府及其全體民衆——尤其是其中的勞働民衆——之前曰：
蘇俄政府和全俄民衆深願於最近的將來與那些曾以仇敵的態度對待蘇俄的各國進行和議。一切的糾紛均願在這時全盤解決」。

七月一日加拉遜領有喬治首相的答覆，立即乘坐一艘英國的水雷驅逐艦首途回

莫斯科。這個答覆所提的條件如左：

(1) 雙方——特別是俄方——均不得在亞細亞洲作有妨害大英帝國之利益的宣傳。

(2) 英俄外僑應即設法准其歸國。

(3) 對於私人的力役和貨物的供予，兩方政府均須承認負有給償的責任。至其數目之多寡則留待和會開幕時議定。

(4) 關於增進商務的便利的條件予以收受。

從這我們可以看出來！英政府深恐蘇俄在亞洲的宣傳將會危及英國的威名乃係她和蘇俄搆和之一因。在以後的英俄通商條約當中便載有雙方所提的條件。

七月十日齊趨林向英政府遞送答覆。他承認了英方所提的條件；但同時却附帶著提出了一個抗議。他說：英政府所提的蘇俄仇英行動全屬子虛，在事實上全沒根據。在同月十一日英國外交總長加爾遜 Carrson 從斯巴 Spa 致答蘇俄政府道：「俟代表歸來後，雙方交涉立即繼續開始。此外他又附加了一個新的建議。這時的波

蘭軍隊業已陷於不利的狀況，紅軍正向波蘭內地猛進。加爾遜這回所提的建議便是要求蘇俄和波蘭進行停戰交涉。七月二十日加爾遜致書於蘇俄道：代表們的歸期當在蘇俄和波蘭停戰以後。在同月的二十四日，齊趣林答覆他道：在雙方業有成議的規定以外，英方忽又附加新的條件。似此則將來的交涉必致困難橫生。蘇俄政府對於這種行為迫得提出抗議。在上述的加爾遜的七月十一日的致俄照會內，他曾提有左列各點：(1)波蘭邊界的擬定；(2)蘇俄軍隊務須停止前進的地域的擬定；(3)蘇俄應和她的邊界各國在倫敦舉行和議；(4)蘇俄和藍格爾的停戰協議須予簽署；(5)蘇俄軍隊如仍繼續深入波蘭內地，則約協各國當按照國際聯盟的公約

Under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而合力以對蘇俄。

至七月十九日，齊趣林對於上述的要求作有大意略如左述的答覆：蘇俄政府得聞大英政府關乎歐洲東部和平的新希望之後，深為愉快；但在英國尚未對蘇俄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之前，她實沒有充當調人的資格。英政府自謂：「自從七月十一日的

最後通牒指出了立都安尼亞 Lithuania 乃為蘇俄的邊界國之一以後，英政府對蘇俄和那蘇俄正圖與訂和約的立都安尼亞的戰況便一些無聞。一切消息，橫彼隔絕。蘇俄政府對於這些話，因牠和事實不符，不能承認。此外他又向英國聲明左列各點：(1)蘇俄政府業已準備與波蘭直接作議和交涉；(2)蘇俄政府將予波蘭以較之協約各國所擬議的還優之邊界；(3)蘇俄政府將予籃格爾及他的軍隊以安全的保證，但他們須一致輸誠降伏；(4)各國無集合在倫敦開和會的必要，因此對於英政府這種要求不能承認；(5)國際聯盟成立之後，并未會通知蘇俄政府，因此蘇俄政府遂不得對牠作承認或否認的決議。所以牠并無干涉蘇俄行動的權利。在七月二十日加爾遜答稱：協約各國現正敦勸波蘭向蘇俄提出停戰之請求。在同月二十三日，波蘭便向蘇俄提出這樣的請求。蘇俄政府收到這種請求之後，立即頒發命令開始籌商停戰辦法。這樣地開始的蘇俄波蘭停戰交涉直至八月一日便忽又發生破裂，而同時雙方的形勢又發生了一種急轉直下的變動。在這時候，法國拚命地供給波蘭以軍需

用品，藉以防止蘇俄軍隊的前進，而同時英國的軍事首領也開始他們的海陸軍計劃協議。他們不住地向蘇俄遞送好些照會和覺書，當中的措詞非常強硬，牠們的性質簡直含有最後通牒的意味。全歐的和平因此頓陷於危險狀態。在八月十一日，法政府發表了一紙照會正式承認藍格爾政府。從上述的事實看來，歐洲各國好像是在準備參戰。一切的搆和交涉到了這個時候都變卦了。但是歐洲人民對於戰爭，非常痛恨。所以在英國國內的工人聞訊之下便在各工業中心地點舉行了一些大規模的非戰大示威。在英國的工黨發表了他們的敦勸工界的人們立作大示威運動以後，他們鬧得更兇。而同時他們的活動指導委員會 *Councils of Action* 也就組織起來，藉以進行種種防止戰爭的工作。他們的這種行動深得一般僱員們，下級的辦事員們，以及其他會身受歐戰之苦的人們的同情。人民於戰爭既然是這樣地積極反對，英政府不敢重違民意，所以這場戰爭便幸而沒有實現。同時波蘭的軍隊受了列強的資助以後，軍威為之一振而打了個勝仗將紅軍擊退。因此她和蘇俄的停戰交涉又復開始

。至十月十二日而蘇俄和波蘭的停戰協約及和議協約草案，波蘭和烏克蘭的停戰協約都已由三方的代表正式答認。蓋格爾的軍隊現在仍留波蘭。經過好幾次的激烈的戰爭，蘇俄的軍隊才能把他趕出克里米去。到了這個時候，法政府知道大勢已非，便幫忙他亡命到巴爾幹半島的各國去。

在軍事的行動依舊在進行，各方的爭議依舊在沒有解決的時候，英俄兩方的交涉暫告停頓。而雙方的關係也深受影響。即以兩方的換文而論也都充滿着強調。經過這種長時間的延擱之後，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的中旬，英俄的通商協約才能得到雙方的簽認。這個協約的第一段所含的材料乃係雙方的一種變相的構和宣言。在本章的上面，業已多少敘及——即喬治首相和加拉遜在上年夏季開始的期間內的種種換文。這次的協約對於蘇俄和各國的關係深有影響，而同時後此的含有同樣性質的協約也就多少以她作個藍本，所以我把全文附印在本書書後，供讀者的參考。（譯本將原書附錄概行略去）

第七章 從窩爾葛的旱災說到日內瓦的紛擾

上述的通商協約的小引內雖曾將未來的和約的影子隱現出來；但是直至一九二一年年底，雙方的和議交涉還未見有「稍趨接近」的傾向。在這年的夏季，窩爾葛發生旱災，因此蘇俄和各國的局勢又為之一變。列強爲了討論對俄作財政上的救濟辦法起見，以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名義聚了一個會議。會議的結果便是：以蘇俄允予列強以經濟的和政治的特權爲條件救濟蘇俄的旱災。蘇俄對於這些條件，拒絕加以考慮。她的態度大白之後，這種辦法也就無形消滅。在這方面，協約各國和美國救濟聯合會的態度正正相反。這個聯合會救濟俄國，并不附有要求特權的條件。蘇俄的人民對於這兩種不同的態度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們對美頓露一種友誼的態度——雖則美俄的國交尙未恢復，而其他的歐洲各國政府則業已和她定有臨時協約。

爲時不久而這種臨時協約也似乎要發生障礙。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加爾遜向齊趣林提出抗議說：蘇俄政府不惜破壞該臨時協約而在印度和阿富汗進行種種宣傳。齊趣林在同月二十七日給了他一個答覆道：英政府所根據而向蘇俄提出抗議的文件都是一些寓居柏林的不逞政客所贗做的。加爾遜接到這個答覆之後，便只得作爲罷論。但這只是爲了僞撰的文件而提出抗議的第一次交涉，以後同樣的交涉還是不住地發生。在這年的秋冬二季，雙方又進行了關乎俄皇舊債的交涉。文件往還，總是沒有什麼結果。從這時的情形看來，這種交涉也只是慢無規定地進行着而已。

在促成這種爭持的解決方面，我們可以發現出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便是英國內國的糾紛的橫生。這時在英國發生了三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對於愛爾蘭新芬黨的叛變 The Sinn Fein Revolt，英政府曾試用武力壓迫而無效。遷延到了這個時候，牠也只得和愛爾蘭的總統大華盧爾亞 Do Valera 以及其他的交涉代表們開始交涉，在印度則有那甘地 Ghandi 領導之下的。「民衆不服從民政大運動」 The

Mass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當威爾斯爵士 Prince of Wales 舉行一種特殊典禮的時候，印度的人民便進行了一種力示抵制的運動。最末一個問題便是：英國的自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的興盛狀況業已遇有一種商業衰落的打擊。這種打擊之重是自從英國開國以來所未曾有的。

第二個原因便是英國對於蘇俄革命前途的一種新的希望，他以為：蘇俄革命後的行政原素業已發生劇變。僑英國能給蘇俄以一種鼓勵讓她奔向與列強無甚大別的路上去，則這并不是不可能的。這種希望的發生，完全由於蘇俄的經濟政策的變更。

在一九二一年的蘇維埃大會內，蘇俄會議決了採取一種新經濟政策。當蘇俄內爭正烈的時候，各種工業的收歸國營和國有乃是當時戰爭經濟的特色。這些行動當時統稱為「戰時的共產主義」Military Communism。俄國革命的成功乃係工農大聯合的結果。他們的聯合辦法便是：工人們的掣他們的工業產品和農人的農業產品相互交易。在內爭的時期，這種辦法頗感難於實現，因為在這個時候大多數的工業產品

都要來充作紅軍的軍備——在一九二〇年年底紅軍數目約達五百萬餘，這便是「戰時的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至於他們之所以擊他作基礎的理由則是：農夫們藉了工人的力量而得着了土地，既已得着土地又須藉着工人的力量以抗白俄，因此他們對於城裏的工人們便負有供給食糧的責任。內爭終止以後，農夫們對於紅軍助力的需要便覺大不如前。在內爭期中，農夫除了自給以外，一切的產品均須向政府繳納。到了內爭終止的時候，他們便漸漸地不願担負這種義務。在蘇俄的農村民家當中，一時大有對於政府的這種辦法表示不滿的趨向。在加侖斯達特 *Kronstadt* 以及其他的地方居然發生有農夫的叛變。布爾塞維克黨人目擊這種情形，也只得改變他們的農工大聯合的經濟基礎了。

這種新的基礎完全是建築在「農業稅」*Agricultural tax* 上面的。在從前的時候，農夫們除了自給和供養他們的家室以外須將一切產品繳歸政府。這種新的經濟基礎探定之後，這種辦法便歸廢除。只要農夫們能夠按照政府所規定的稅額向政府納

稅——用銀用物均可——則他們所餘的產品概歸他們自由處理。農夫們對於這種權利的獲的含有左列的意義：（1）買賣制的復活；（2）農產品和其他品物的自由貿易制的復活；（3）私人營業的復活；（4）個人的營業商的增長；（5）商店的重張。簡單一句話：有限制的資本主義的復活。從這看來，我們可以說：在軍事方面，蘇俄雖然佔了勝利；而在經濟方面，則她却受有大大的失敗。從此以後，不獨私人的營業得邀政府的准許，即小工廠的國營也逐漸減少了。國家機關，國有工廠，以及其他的合作社都將在商業的競爭中各自圖存，政府的特別保護到了這個時候業已不足深倚了。

資本主義雖已被布黨們用武力逐出俄境；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她又卷土重來了。在這我們所要注意的便是：在蘇俄的和泰西的資本主義當中却存有他們的很大的——從表面看來，似乎不易覺有——異點。在蘇俄的私人貿易和營業受有很嚴刻的限制；銀行，含有獨佔性的工業，交通工具，以及外國貿易仍歸國營。

以這些特色為他們的經濟基礎，所以他們雖然時而向私人營業讓步；但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制則始終未受搖動。

他們爲了文飾他們的失敗起見便把這種辦法稱爲「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通常簡稱爲NEP。在這時候，蘇俄國內既然發生有窩爾葛的旱災，她便迫得趕緊將這新經濟政策提出，以資應付。在一九二二年的歲首，資本主義似乎又有卷土重來之概。在全俄蘇維埃大會內，列甯雖鼓其如簧之舌，說明這種政策的探行并非馬克斯學說的拋棄。一時人們對於他的辯證，深爲注意。但是按照喬治首相以及其他的西方的人們的觀察，則滿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以爲：在名義方面，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制雖還存在於蘇俄；而在實質方面，則資本主義業已恢復牠的舊有地位，而使蘇俄走向其他各國的共同的道路上去。一方面他們深信這種理論的正確；在另一方面，英國國內又不住地發生了種種的難題。所以英政府便滿是於勸告協約各國以全歐改造時業已到達。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 Washington

Conference 便是專為改造全歐而召集的。在這會議內所討論的問題約如左述：
(1) 軍縮問題；(2) 太平洋問題；(3) 中國問題；(4) 英日同盟問題。在這時候，人們方且以為：全世界會議的召集時期業已來臨；戰前的秩序和文化可望回復。

列強的代表為實現上述的目標起見，曾以國際聯盟最高理事會的名義於一九二二年正月在干尼斯 Gannes 召集會議，他們議決：在兩個月後，應在日內瓦 召集一個國際會議；歐洲各強國的代表均須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所擬解決的小問題正多，所以他們以為：各個強國都會抱有列席的興味，至於他們所最熱望的則為美國 和 蘇俄 的參加。我們現在先把美國 的外交政策來說一個大略。自從美國 國會把威爾遜 總統的外交政策完全變更以後，她曾鄭重聲明此後對於歐洲 政事不加干涉。所以自從這個時候起，協約各國的共同外交方針便是：重新把美國 帶到歐洲 來，給她以戰時的舊有地位。在一九二〇年秋季舉行的蒲魯塞爾 Paris 財政會議，一切的數目均用「金洋」 Dollar——美國 的貨幣名稱，非普通貨幣之意——計算，便是這種方針

的具體表現。在一九二一年，各國雖應美國之請，而出席華盛頓會議。他們以爲：按照「禮尚往來」的原則，美國必能以老前輩自居地而來出席於協約各國所正計劃召集的會議。但是美國國務院對於他們的這種敦勸并不大理睬。只是在後此的兩年以後，牠才以爲；美國參與歐政的時機已到。卽在這個時期內，美國的參與歐政活動還不是沒有限制的。協約各國的力圖籠絡美國的計劃雖然失敗；但他們對於美國國務院的行動却仍非常注意。他們不住地在懸揣美國國務院將會怎樣地做。怎樣地想，怎樣地說呢？在一九二四年，美國才實施了杜威計劃，但是在這時以前，她在歐洲各國的影響還是很大。所以對於歐洲政潮，她雖素安緘默；但是她所負的責任仍是很大的呵！

當干尼斯會議不能得有美國的參加的時候，當時在場的代表便設法通過一種議決案，務使蘇俄聞而首肯派遣代表與會。這議決案的原文如左：

「與會的協約各國全場一致地贊成於本年正月或三月初旬召集一個經濟和財政

的會議。全歐各強國均須被延請派遣代表列席，即德意志，俄羅斯，奧大利亞，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亞 *Bulgaria* 均應在內。協約各國以為：這個會議乃係進行中歐如東歐的經濟改造的很急需很重要的一步。他們更深地以為：如屬可能，則各國的國務總理皆應身臨議場，以期能將這個會議的擬議及早見諸實行。

協約各國認為：關於生產的僱傭的數量與夫廣播全歐的民間疾苦的救濟，恢復全歐的國際貿易以及開發各國的富源乃為必須的要圖。擁有較強的威勢的各個國家聯合一致，共同努力乃為救濟歐洲制度的痺麻的必要手段。這種努力必須含有左列三點：(1) 掃除一切橫亘在貿易前途的障礙；(2) 對於較弱的國家予以實質的借貸；(3) 各國一致合作，以期恢復從前的盛況。

協約各國認為：只有根據左列的條件，上述的努力才有保證成功的希望。

(1) 關乎財產所有制度，內國經濟制度，以及政府制度的規定，無論任何國家

均無權強令其他的國家更動其施政原則。在這方面，各個國家均得自擇其自所樂為施行的制度。

(2) 在外國資本被通用之前，一切的外國的投資家們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的權利應被尊重，而他們所已賺得的利潤亦應受有安全的保障。

(3) 除非那些需要外資的政府們能夠自動地實施左列各點，則所謂安全也者勢將不能恢復：

(a) 在財產曾被收沒或看管的地域內，一切的公共債務和債責均須重新整理，并由政府，或市政府，或其他的公共團體，妥為承認及保證，俾外僑前此所蒙受的損失得以復原和補償。

(b) 上述的政府實施一種對於商業的和其他的契約能秉公無私地加以批准和維護的法定的司法制度。

(4) 一切的交流媒介物務須使能通用；一切的財政的和貨幣的狀況亦必須使能

對於商業給予一種充份的安全。

(5) 除在本國內不計外，各國均須嚴禁一切的有害於其他國家的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宣傳。

如蘇俄政府爲了博得增進牠的商業的必要條件起見而要求協約各國加以正式的承認，則協約各國當準備予以承認，但這種承認當以蘇俄政府首肯受上述的條件爲唯一的條件。」——右爲一九二二年正月六日英首相在干尼斯會議議席上所提之議案。

應上述的延請而發生的便是一個含有全歐各國——土耳其不在內——如那爲太平洋強國之一的日本帝國的國際會議。在這時候，這個會議會被視爲一個全球的會議——一個較諸凡爾賽會議還偉大的會議——一個在紀元後第五世紀所舉行的尼西亞會議 Council of Nicaea 後的得未曾有的會議。歐戰告終後，德意志和其他的戰敗國得以根據平等自由的原則來與其他列強一堂共會，這可算是第一次。但事實上則

所謂平等也者也不過是一種筆墨上的空幌子罷了。這個會議的結果竟令其中的兩國締定了單獨的協約。這兩國便是那為全會視線所集的俄國和那在會場上備受冷遇的德國。這個協約便是雷巴盧條約 *Treaty of Rapallo*。她的詳細的內容當留俟討論德俄關係的專章內再加補敘。這個條約的締定一方面增加了蘇維埃的勢力；而在另一方面又杜絕了那些好騰口說的人們的口舌。

協約各國因此便把他們的態度彙書在一紙照會內會送達蘇俄政府。這個照會建議：蘇俄政府須承認俄皇舊債；至協約各國方面則將借款於俄，藉以進行她的久經內爭和旱荒的經濟改造，以為交換。十日後，蘇俄對這致答道：在一方面蘇俄雖可承認舊債；但在另一方面，協約各國必得承認蘇俄因被干涉而蒙受的損失的賠償——這種賠償的金額約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之數。這種承認和他借款的付還應以付款時之現金價格為準。日內瓦會議就此告一結束。以後布爾塞維克黨又建議將這些細目移交一個專家委員會 *A Committee of Experts* 詳加審查。

對於這個建議，協約各國表示同意；但這其中並沒有什麼意義，這不過是用來掩飾這個會議的失敗，而為赴會的政客們留個面子罷了。

上面所建議的專家委員會按時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在海牙 *Hague* 開會；但是正和那各國所預期的相符：一些結果也沒有。日內瓦會議的泡影現在業已完全炸散了；除了左列的二事外，一些成績也沒留下：（1）各國同意於一切軍事行動的停止，但這種停止為時也不過八個月；（2）德俄協定了雷巴盧條約，但這種條約還不能算是日內瓦會議的一部份。假如日內瓦會議幸而得到成功，則列強必會先後和蘇俄締定和約；而俄國革命的總賬也必一筆算清，但是牠并未得有成功，所以過了一年半，蘇俄的橫遭各國的擠斥又復繼續下去了。

日內瓦會議對於蘇俄和各國間的關係的演化，印下了一個很明顯的標識。在布列斯特，列塔斯克，蘇俄的外交受了第一次的教訓；她的第二次教訓便是在日內瓦得來的了。這兩次外交的同點不只是浮現在表面上的。在這兩次的外交當中，那些極

力反對俄國的革命原則的列強們都是在相信：環境的變遷業將這種原則變為紙上空談。只要列強能夠給這種原則以一種巧妙的解釋，則其結果必能和蘇俄真的改變她的原則後所得的結果無異。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如有對俄作空口的讓步的必要，則這種讓步亦所不惜。蘇俄所守的原則在名義上當可令其依然如舊；但她的實質則須加以更改。德意志也曾用這種同樣的方法來對付蘇俄。她雖表示她對於那「棄絕兼併和賠償」的原則願予收受；但是對於這個原則的解釋，則她定要保留，以期能將這原則解釋到大便於己之處。這回協約各國又來引用德國的故智，他們曾承認——至少也曾表示樂為承認：對於蘇俄的革命原則予以容受。在于尼斯會議議決案第一款內說：

「關於財產所有制度，內國經濟制度，以及政府制度的規定，無論任何國家均無權強令其他的國家更動牠的原則。在這方面，各個國家均得自擇牠的自所樂為施行的制度。」

當協約各國表示願作上述的承認的時候，他們把這種承認視為敦勸蘇俄與會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却保留着對於這種承認的解釋權，以期能夠把牠解釋到失去實效的地步。這種企圖并未成功。日內瓦會議的失敗也正和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議的失敗一般；他們始終未能將蘇俄醫過而使她安然就範。這兩次交涉的異點只是在：德奧二國能以武力壓迫蘇俄，讓她承認他們的原則解釋法；而在日內瓦會議的時候，則蘇俄業已平息了她的內亂，因之不若前時那樣地好對付。協約各國這時對俄的武器不能再靠武力；他們只能合力地對俄加以擯斥。但是這種擯斥却非蘇俄所怕的。

第八章 英國對俄政策的不時的轉變

第一次破壞商約的企圖

經過日內瓦和海牙的糾紛以後，英俄間的感情日見冷淡，後且漸漸地互相仇視。協約各國拒絕俄國正式參與洛桑會議 Lausanne Conference 後，這種仇視的空氣更爲濃厚。這個會議原爲解決那在基瑪爾 Kemal Pasha 領導之下的土耳其和各國的關係，以及君士坦丁海峽 Straits of Constantinople 問題而召集的。蘇俄乃係黑海強國之一，所以以爲：一切關於君士坦丁海峽的問題都和牠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列強只准蘇俄派員在議場旁聽，而不准她正式加入。這個會議曾經一再延宕，一再破裂，及至末了幸而得到重開。正在這個時候蘇俄的駐羅馬代表及派赴這個會議的視察員華爾立斯基 Vorovskiy 忽被刺殺。刺客瑞士人，乃係這兒俄僑的同謀。蘇俄政府把這個案件看得十分嚴重。牠以爲：假如協約各國對於華爾立斯基不是特別見外，則他萬不會遇刺。因此他們雙方的仇視又更加深入一層了。

同時在一九二二年秋季的時候，喬治內閣塌台，一個新的以布拏兒，羅 Bonar Law 爲首的保守黨內閣取而繼代。這個保守黨的內閣登台未久便覺得：他們的對俄

行動深受前此所締定的英俄通商協約的縛束，而想設法把牠解除，因為：(1)在保守黨當權的時代，無論如何，這種的商約絕對不會締定的；(2)其他各國也都正想對於這種商約予以解除。在一九二三年的春季，英國報界曾譁然大變地極力詆毀俄國。他們報稱：蘇俄政府曾用種種方法壓迫在俄的宗教團體和私人。在倫敦的某報上的批評欄內竟有以「對天作戰」War Against Heaven 為標題而痛詈蘇俄的。這時有一個天主教的主教爲了替着波蘭在蘇俄作偵探而橫遭發落。蘇俄的外交委員長更在這時明白地宣稱：無論任何國家均不得干涉蘇俄的內政。英俄間的感情從此更加惡劣。

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初旬，英俄的感情壞到極端的時候，英政府準備了一紙覺書，送達蘇俄政府。在同月十二日，李維諾夫 Litvinov 代表蘇俄政府向英致答。在這答覆內，他指出左列各點：(1)上述的英政府送達蘇俄政府的覺書對於雙方的和平的經濟關係，殊有予以障礙的恫嚇；(2)根據已往事實，兩國通商實爲雙方的互

利；(3)雙方恢復平時的關係實爲要圖；(4)但是這種企圖的最後決定却爲英方所防止；(5)毫無實據的誣告原無實用；(6)對於英政府有意破壞商約的證據，蘇俄政府彙得甚多。在五月二十九日，英政府又向蘇俄政府送達了一紙覺書。這回所持的語調非常強硬，簡直含有最後通牒的意味。牠所要求的共有左列幾項：(1)馬爾明斯克沿岸的漁權爭議(註一)應即解決；(2)大偉孫君 Mr. Davison 及斯丹，哈丁君 Mr. Stan Harding 曾相傳爲被蘇俄政府加以虐待，對於他們的賠償，蘇俄政府應按照英政府所定的數目發給；(3)在英俄的通商協約內，應酌附一種範圍較前擴大的曾經修改的關於宣傳事項的規定；(4)註阿富汗京城加布爾 Kabul 的蘇俄代表和駐波斯京城德黑蘭 Tolestan 的蘇俄代表應即撤回。蘇俄接到這個覺書之後，牠的民衆非常憤怒，連日舉行了好幾個示威運動。此外對於軍用器具也曾大事檢閱。英國的覺書在措詞方面委實是十二分的強硬，而不含有任何種妥協的意旨的。但是蘇俄政府則以爲：對英作戰的時機還未到。即對她中止友誼的關係的時機也未到。蘇

俄絕不因爲這區區的言詞關係而訴諸某種無意識的舉動。所以在七月十一日，她回英國致答，對於英方所提的條件大體都承認了；只有關於駐阿富汗和波斯的兩個蘇俄代表的撤退則表示不能讓步，因爲他們并非英政府所經承認的代表 *Personae Non Gratae of Britain*。這個軒然大波就算是這樣地安然渡過了。在雙方的商約內，原載有在最近期中進行雙方的和議的規定。但遲至這時還沒有這樣的表徵。英俄雙方的感情依然是非常地冷淡，所以英國的外交總長加爾遜便拒絕親自和俄國的代辦 *Charge d' Affaires* 面商一切。這時歐洲的局面爲了法國的進攻羅爾而 *Ruhr* 發生了種種的糾紛，所以英政府也就不便再向俄國繼續她的仇視政策。幸而沒有生出什麼新的事變。

(註一)：在馬爾明斯克一帶，非俄國的捕漁區域，一向受有「以三英里爲度」的限制。以後蘇俄政府以爲：這種規定過爲古遠，業已不適現用。因此便把

牠改爲「以十二英哩爲度」。在英國的覺書內則要求蘇俄仍復舊制。

對俄承認

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舉行的普選結果把工黨捧上英國的政治舞台上去。這是英國有史以來第一遭的工黨執政。麥唐努 Macdonald 和他的黨羽曾誓死保持英國對於各國的友誼的關係。所以在他們正式就職之後，他們便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向蘇俄政府遞送了一個照會，向牠作法律上的承認 *De Jure Recognition*，并互派代辦分駐兩國。同時他們更把蘇俄的代表請到倫敦去，藉作關於和約的根本商榷。在這年的四月，雙方的代表便開始交涉。

自從英工黨握了政權以後，各國對於蘇俄的關係也就頓形變更。英國并不是對蘇俄政府加以承認的第一國。在兩年前雷巴盧條約成立以後，德國業已承認了蘇俄政府，而和她交換了分駐兩國的大使。至蘇俄和她的西方隣國以及近東中東諸國的

正式外交關係則或在兩年前或在三年前成立不等。在凡爾賽會議之後，德國業為各國所不齒；而淪入一種特殊的地位，至於蘇俄的鄰國則多半因為解決疆界爭議的原故，不得不對牠勉加承認。等到英國對俄承認的照會發出後，而聞風景從的國家為數甚夥。茲特以承認的時間先後為序，表列如左：

英國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意大利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挪威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

奧大利亞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希臘 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

但澤 Danzig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瑞典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丹麥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墨西哥 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

匈牙利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法蘭西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八日

此外遠東各國也同受英國的影響。當蘇俄正和日本進行交涉的時候，中國便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十一日和蘇俄訂立了一個條約。俄日的這次交涉的結果便是，在一九二五年正月一號的協議內日政府正式承認蘇俄政府。在這十二個月當中，竟有十三國和蘇俄恢復了完全的外交關係；而其中的幾國還是在世界佔有重要地位的國家。到了一九二五年開春，和蘇俄恢復國交的竟有二十四五國之多。業已和蘇俄構和的——或者至少也業已存有這個傾向的——竟能超過全世界各國總數的三分之一。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列強均已包含在這些構和國家之內。在新大陸方面，則只有墨西哥承認了蘇俄政府；其餘在歐洲的國家如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等等都沒有受英國的影響，而始終保存他們的舊觀。除了英國一國以外，各國和蘇俄的關係截至現在還沒有

什麼大的變動。

構和總約的試締和失敗

在四月舉行的倫敦會議一連開了四個多月之久。這個會議的主要難題便是國債問題。

蘇俄的對英國債約分左列四項：(1) 俄皇時代的戰債；(2) 臨時政府時代的戰債

——這兩項均由英國國庫借來；(3) 俄皇時代向英國股票交易所借來的債；(4)

革命後旅俄英僑因財產被收沒而蒙受的損失的賠償。俄皇的主要借款乃係他在一九

〇五年革命時借來的。當時借款的目的便是用以平息那些主張寡頭政治的政客們所

受委辦理的立憲政治。在俄國國會各黨——其中含有自由黨和憲政黨——的一個集

會內，他們曾預為俄國政府否認一切由這種借款而發生的種種責任。在一九一八年

年頭，布爾塞維克黨宣佈了他們的施政策略。其中的一條便是否認一切舊有國債。

這種借款和戰債自然也就在內。在這次的倫敦會議，英國代表提出了這些舊債的給

償要求。英國滿切斯特保衛報 *Manchester Guardian* 傳訊作評道：關於英國銀行

界及投資家的利益的維護，英工黨政府曾表現其具有充份的能力。即較諸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實無多讓。蘇俄代表對這種要求作有大意略如左述的答覆：（1）關於對德作戰，俄國政府曾先後賣了三年的力氣；但是對於凡爾賽和會的分贓，她既未提出要求，也沒得有實受。所以一切戰債不能由她負責償還。（2）蘇俄在內爭正殷橫遭干涉的時候所蒙受的損失約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之譜，如英政府要求蘇俄償還舊債，則蘇俄亦當向英政府提出是項賠償的要求，藉事相抵。關於這種要求的詳細節目亦曾一并彙送英方。（3）蘇俄政府對於英國投資家私人的債務——尤其是所欠不多的私人——概予承認。如英政府能夠對於那數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的股票交易所借款的利息予以保證，則蘇俄政府將使上述的私人們首先獲得償還。除了國債問題以外，其他的問題都是很容易解決的。這些爭辯費了好幾個月工夫；結果訂了兩個條約：一是構和總約；一是通商條約。這兩個條約都是在八月初旬簽認的。英俄間的一切紛爭大體都藉此解決了。至於關於那些詳細的數碼

問題和債務的安配問題則留待一個繼此訂立的條約。這個條約所應根據的原則有二：
（1）蘇俄承認舊債後，英方即應對於對俄借款予以保證；（2）俄國國債應以她在被干涉時所蒙受之損失賠償抵銷。

這些條約雖然締定；但是還須留待英國國會之批准。這是麥唐努首相對於議會的特別允許。議會內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的議員們對於這些條約都沒打算予以批准；但同時他們在議會內又佔了個大多數。這種趨向不久便已大白，所以這些條約的前途，一時頗覺難以樂觀。在關於這個問題爭辯還未終止的時候，同時又發生了一個內政問題。這個問題的爭持結果：工黨失敗。麥唐努因此呈請英王解散議會，重新舉行一個普選。在舉國正忙於改選的時候，報紙上忽然宣佈了一封第三國際委員長齊諾維夫寫給英國共產黨指示他從事選舉活動的信。同時，英國外交總長——這時由麥唐努兼任——又公表了一篇很嚴酷的公文。這封書信一經宣佈之後，便有好幾位在工黨執政下的政府人員力加否認，說牠是贗品。但是麥唐努本人則在事發之初

曾經一度承認牠是真的。這種事變引起了一般激昂的輿論；因之英國政潮便爲之一變。這次選舉的結果：保守黨佔多數；工黨佔少數；至自由黨則幾乎完全被除外。在新任首相鮑爾特溫正式就職以前，工黨內閣曾派了一個委員會檢查「赤化的書信」Red Letter。經過檢查之後，他們公佈道：他們并未能發現出上述的文書是否屬真的充份證據。但是保守黨政府則咬定牠是真的。保守黨的重握政權差不多全仗這種事變的爆發，他們的這樣的行爲自是意中之事。此外他們更通知了蘇俄政府，述明上述各條約的不能批准。

齊諾維夫 Zinoviev 的書信是偽託的麼？許多人還是這樣地懷疑着。在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冬季期間，有一個工會代表團——國際工會聯合會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會長亦爲其中之一——赴俄視察。歸來之後，他們曾作有左述的結論：經過好些官方文件的檢驗之後，他們深信這封信從頭至尾都是偽託的。此後這個問題便成爲兩個政黨的爭點：保守黨說牠是真的；而工

會會員們和工黨則力辯牠是偽託的。

第二次的破壞商約的企圖

自鮑爾特溫重掌政權之後，英俄的相互間便橫生了好些枝節，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地直至於商約解除而後止。歐洲的人們都在說：英政府又重新起用她的對俄隔絕政策了。英國外交總長奧斯丁，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 對於英政府有意對俄實施

這種政策的傳說也許加以否認；但他對於左列兩點的認定，則必不稍致遲疑：(1) 關於與俄締定條約的交涉當不再演；(2) 英俄間并未存有一種切愛的關係。在這時

候，和張伯倫的態度正相反的便是英工會和日本的態度。英國工會會議的理事總會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 Congress 曾和蘇俄工會的中央理事會

The Central Council of the Russian Trade Unions 成立了一種很友愛的關係；而

同時日本也和蘇俄正式簽訂了一個新的條約。在這個條約業經安定之後，世界的人

們——尤以在德國為甚——便在相傳：日本，蘇俄，中國，和德國四國將有聯成一

起的可能。在一九一九年間使德俄兩國迄不相安的魔鬼現在又再來作祟了，他的作祟程度較之以往似乎還來得兇，結果他將鬧到什麼田地一時固難預測；但是我們總可以很保險地說：「麥唐勞政府的力勸凡爾賽和會的與各國共立總約的計劃業已成爲明日黃花了。」鮑爾特溫的替代前者的計劃便是：務使各國成立了一種「安全保障條約」Pact of Security。藉使德國不能再和蘇俄聯合。在這種新的外交企圖正待實現的時候，而上海的五卅慘案便頓然爆發，隱現出東亞民衆的躍躍欲試，行將羣起叛變。

這時的西歐列強的局勢又是怎樣呢？法國自從歐戰以後便慢無顧忌地黷武窮兵，藉以維持她的自身在歐領袖地位。這便是她和英國的異點。在這時候，法國竟然派遣軍隊佔據了羅爾（Roubaix），因此他們的異點更加明顯了。但是法國佔領羅爾的反應是法郎的跌價，因此這種舉動對於德法二國的損失是相等的，同時爲了馬克的跌價而德國竟致破產。歐洲各國到了這步也只好成立了一種臨時協約和採納了杜威斯

計劃 Dawes Plan 藉圖金融上的穩定了。

在美國的財政庇護之下，歐洲各國才能夠將凡爾賽條約內的關於補償的各條款重行斟酌實行，藉以穩定他們的貨幣行程。在他們受了美國的這樣的恩惠之後，他們不久便發現出來；美國的這樣的舉動雖然是由於他們自動地請求她幹的；但是從此以後，他們恐怕便要受美國在經濟方面的支配，而淪入於她的附庸地位了。所以在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年間情況欠穩定的期間，在各國當中，什麼樣不可思議的結合都會實現的。以後英，法，比，意，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七國便真的結合到一起去了。這麼一來，一切的其他空空洞洞的駭人聽聞的分頭結合的可能性便一筆勾銷地完全打斷。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和那些逍遙局外的國家却成了對峙的形勢。換一句話說：他們這七國爲了防止他們相互間的爭端起見而召集了一個羅加諾 Locarno 會議。這個會議成功，他們自身的爭端雖可藉此防止；而同時他們和那些并未與會的國家的爭端却又因此開始。直接受這個會議的影響

而因之和他們衝突的第一國恐怕便是俄國；其次便是那國際大財閥美國了。

那時的局勢既如上述，所以在十月中旬羅加諾條約業由各國代表正式簽認以後，在輿論界當中便發生了一種新的變化，從這條約的表面的具文看來，牠的目的雖然很屬正大，對於任何國家似乎都沒甚歹意；但是牠一成立而人們便把牠看作與會各國對於蘇俄的勝利表徵了。此外一般新聞界的人們也就藉著這個機會來忠告美國：在整理國債方面，她不應持之過急。過了一年半之後，英前首相喬治還藉著一段文章而想起了這個會議的意義。作這段文章乃是奧爾米斯比，哥爾 Ormesby Gore——一個英國政府人員——作的。現在把他節錄如下，以供參考：

「鮑受基督文化的歐洲各國必須聯合起來，將那些在歐洲有史以來所未經見過的不祥的傾向給挽回頭來……據我看來，羅加諾會議所要爭的乃是：德國到底打算和歐洲各國結合一齊，共圖前途的發展；抑或和蘇俄聯合一齊而致力於歐洲文化的破壞……羅加諾會議的意義便是：單就現時而論，德國業已

拋棄了蘇俄，而甘與歐洲各國同命了。」

這個會議一成功，蘇俄便覺得牠對俄含有仇意，因之極力設法將一切對於她自身可能引起戰端的門路完全預爲塞絕，她的方法便是和她的鄰近各國成立種種中立和「互不侵略」[Mutual Non Aggression]的條約。在：九二五年十一月，土俄條約成立

當土俄互不侵略條約成立的時候，土英關係頓形惡劣，土英行將作戰的風傳一。

時甚囂塵上。英首相迫得對衆聲明：英政府摒絕一切含有軍事性質的行爲。但這只是英國一國的態度，其他的協約各國并未一概而論地便說他們都持著非戰的態度

。意大利自從在一九一九年放棄了南小亞細亞 Southern Asia Minor 以後，她便無

日不視爲憾事，而思有以取償。因此在一方面，在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的冬季中間，土俄關係和土英關係正立在兩兩相反的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則土耳其又爲法西斯底的意大利所迫，而日存有戒心。除了英意兩國對土都存有相當恫懾以外，英國還有一種對土妥協的政策。這便是：英政府特允借給土政府以大宗的借款。

約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標準金磅之譜——藉以增進雙方的情誼和關係。這種關係倘得成立，則土俄的互不侵略條約便會變成廢紙。但英國的這樣的鴻圖并未能得到成功。結果：她只得和土耳其成立了一種關係較淺的條約。藉著這個條約，英土的搆和條件和莫索爾 Mosul的邊界問題都解決了。土俄關係用以日趨良善，較前大形鞏固。

當上面所曾提到的七國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在羅加諾開會議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同意於；德國之參加國際聯盟和該聯盟的理事會。他們以為：這樣他們便可把德國從俄國那方面拉到他們這方面來了。不料他們計劃雖週，而在日尼亞會議的議席上則竟出了亂子。英國的外交總長張伯倫曾先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游說那些與會各小國，教他們贊成他們這種政策。但是至終剩了巴西 Brazil一國始終持著反對的態度。張伯倫無可如何，而他的屢月垂成之功也就虧於一旦，（因為國際聯盟的議決案是要全場一致的可決 *Unanimous Vote* 才能有效的），張伯倫這樣地失敗之後便

遣返英倫。抵英後飽受英國人民的宴寵，正和羅馬的將帥們在坎尼 *Cannae*（註1）
羅馬古村名，位於亞甫利亞 *Apulia*。羅馬人曾於基督前二百十六年在這兒被漢尼拔 *Hannibal* 殺得大敗。戰敗後歸受國中元老的寵遇一般。巴西因為什麼會這樣地
強橫固執呢？牠的真正原由恐怕誰也不能參透。有些人以為：美國深知：日尼亞會
議果能成功，則牠便會搖身一變而成爲一個歐洲各國反美大同盟，因之對牠，加以
破壞。但這只是一種猜想罷了！

至於從德國人的眼光看來，則無論如何，他們總覺得：他們這回又受了列強的
騙了，一九二二年的花把戲現在又來故智重用了。德國於一九二二年在日內瓦受了
列強的冷遇之後，便和蘇俄成立了雷巴盧條約；這回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日尼亞受
了列強的「欺騙」 *“Tilkoed”* 以後，她又和蘇俄訂立了一個互不侵略的條約。

蘇俄在西方則和德國訂立了這個條約；而在西南方則又和土耳其訂立了那個含
有同樣性質的條約——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她和阿富汗的互不侵略條約又要再事延長

——所以在外交方面，可以說她業已得到最大的勝利。她的締訂上述的條約的目的，便是來對付英國的對俄環鎖政策 *The Encirclement Policy* ——對於這個政策，張伯倫時常很熱烈地加以否認。

自從鮑爾特溫得了英國的政柄以後，英俄的關係上的進展便已受了相當障礙。以後爲了左列二事的發生，而兩國的國交更趨險惡，直至完全破裂而後已。第一件事便是一九二六年的英國礦工掃數被解僱；第二件便是中國國民革命的特別進展。

當那些成千成萬的礦工們——世界上的最大的單獨的職工組合——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掃數橫遭解僱的時候，英國國內的職工組合曾爲了向他們表示同情起見而舉行了一個局部的總罷工。同時蘇俄的職工組合也就向英國寄匯金錢，以爲罷工的工人們的贊助。這筆金錢雖已爲英國的工會會議所謝絕，而英政府則仍舊認定蘇俄的這種行爲爲含有侵犯性質的行爲，因之向她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對這蘇俄政府作答道：這些金錢不是蘇俄政府匯去英國的，而是蘇俄的職工組合匯去的。這種行爲

按照蘇俄法律并非犯法，所以不便干涉。

總罷工業已中止，而礦工們則仍然未得安身之所。繼此而發生的便是那英國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礦工和政府的暗鬥。這些礦工們和他們的家族共佔英國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強。他們曾先後向各國為他們的行將餓死的孩子們求救。雖然委爾斯爵士 Prince of Wales 業已捐出大宗的款項；而英國首相則始終對於礦工的孩子們的瀕於餓死一事加以否認。此後蘇俄工會再向英匯寄捐款，鮑爾特溫也就不再提抗議了；但他們總是很注意他。在七個月內——英國礦工罷工的全期——蘇俄工會共向英國捐助了一，〇〇〇。〇〇〇磅。這都是礦工們向他們求救的結果，這種贈款和其他各國——美國也在內——的捐款延長了礦工們的奮鬥時期。這是毫無疑義的。

英國政府對於各國捐款的收受，都未曾加以干涉。所以對於蘇俄的捐款，自然也就不能例外看待。但是從英國官員的私人言論方面，我們可看出來：他們對於蘇俄工會的行為特別仇視。他們居然絕不遲疑地說；蘇俄的捐款動機不是要援助英國

的礦工，而是要延長他們的罷工期，藉以損壞英國的貿易。從一九二六年秋季以來，英國的嫻於辭令的閣員們不住在詭言蘇俄。他們措詞的嚴酷，只有在歐戰期間，那些政客們對於德皇的詭言才能比擬得上。

礦工解僱問題剛剛過去，而中國的民黨革命成功又起。英國的目光復又轉到遠東來了。中國的國民政府是親俄而仇英的。他們這樣的原故也許不外上述二者：（一）蘇俄政府放棄了在華的一切特權；（二）英國政府對於她在十九世紀當中所施行的侵犯中國的土地和主權的行為不肯稍事退讓。但英政府的閣員們則別具心腸，而不肯作這樣看。他們以為：中國國民黨的仇英態度完全是蘇俄宣傳的結果。假如我們要擊兩國對華政策的異點來當作這種局勢的原由，則英人以為：這正是中了蘇俄的最惡化的宣傳。他們的宣傳方法全仗實例的舉出，而不仗理論的闡明。

在一九二七年正月，英政府曾行文於蘇俄政府表示不滿。牠這回所持的理由不是蘇俄的行為違反商約的協定；而是蘇俄的報章雜誌對於英國的政府人員們肆意譏

罵。在他所舉的例證當中，最顯赫的便是一個諷刺英外長張伯倫的漫畫。對於這個抗議，蘇俄的答覆是：英國的人們也是同樣地詬罵蘇俄。她所引證的便是：拍坎乞特 Birkenhead 和查爾察爾 Churchill 的反俄言論。他們的言論較之蘇俄對於英政府人員的諷刺還來得兇。這便是兩國感情的日趨惡劣的表現。自此以後，英俄國交的破裂差不多時刻都可實現的。

當這種破裂臨頭的時候，牠採取了一種駭人聽聞的形式。通商代表的首領在外交上本來是享有特殊的敬禮的。英國政府竟以搜查戰事文件爲名，遣派警察衝入蘇俄的通商代表的寓所大事搜索，結果：什麼也沒搜索出來。蘇俄政府聞訊之下，即向英政府提出抗議，責備她不應該違反商約的協定。到了這步田地，英國對付蘇俄的辦法便只有左列二者：（一）諷令英內務總長辭職，以謝蘇俄；（二）和蘇俄斷絕國交。經過關議的討論，英政府竟悍然不顧地採取了第二個辦法，而英俄的國交便在五月二十四日宣告斷絕。兩國的通商條約自然也就聯帶廢止。牠的存在只稍稍超過

六年。

在國際聯盟的六月集會內，羅加諾會議簽字各國對於蘇俄問題曾經加以討論；但討論的表現：法外長白理安 Briand 德外長，司崔司曼 Herr Strossmann 都沒有步英後塵而和蘇俄絕交的意向。至在張伯倫方面，則無論如何他總是否認他對俄懷有敵意。張伯倫的言論雖然這樣；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當中，歐洲的人們對於英俄斷絕國交後的雙方的行為却都非常地注意！

第九章 蘇俄和法蘭西共和國及意大利的關係

蘇俄和法蘭西共和國

蘇俄和法蘭西共和國的關係向係比較地簡單而直截的。他們相互間的動機和利益都不像英俄間的那樣錯綜。他們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都是很容易了解的。法俄的自然的經濟關係并不十分關切，因為他們兩國都是農業國，而蘇俄則更爲農業國中

之農業國。英德兩國側重在機械工業和含有獨占性的企業上，所以頗予一般農業國如蘇俄以相當的輔益。但是法國的情形則非常特別：在一方面，她是個農業國；而在另一方面，則她却能自己供給自己以工業製造品。換一句話說便是：她自己給予自己以輔益。歐戰之後，她得了亞爾薩斯羅林 *Alsace Lorraine* 二省和薩爾河流域 *The Valley of the Saar*。她更進一步而變為一個充份自贍的國家了。

法國的經濟地位既和英德不同；而她的經濟情形因之也和英德大異。在歐戰後，她的經濟行程運用得非常地好。在法國內雖然仍舊存有荒廢之區；但是她對於戰時所蒙受的損傷的恢復却來得特殊地快。因此她不只能夠讓牠本身的工人們都有工做；即一切的旅法的意大利波蘭人們也都得有工做。法國的人口比較稀少，所以人工的供應有時便會感到不足，那些意大利和波蘭的人們正是因應這個需求而走向法國去的。英國的駐巴黎大使多爾比 *Dorby* 曾指着英國的 11,000,000 失業

人員而向人說道：「這便是我們的荒廢之區，」過了七年之久，直至現在而這種荒廢之區還未能掃數清出英國去。至於法國則并無這樣的贅疣，她對於她和俄國的交通并無特別注重的必要。

法國的殖民地情形也和英國不同：在法國的殖民地內并未曾發生有什麼很兇猛的叛變。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的兩年間，全世界的殖民地卻不住地在起叛變；法國的也曾不能例外地受其波及，這個雖是真的事實；但是她畢竟用不着拿武力去壓迫愛爾蘭叛變；她畢竟沒有那招人煩厭的埃及問題；她畢竟沒有印度，與這種事變相類的事實只有那些日後才發生的摩洛哥的戰爭和敘里亞 *Syria* 的叛亂；但是自從一九一九年歐戰終止以至一九二四年，法國的屬地和保護國都很安靜，一些動靜也沒有。還有一件事為英國和美國人所很不容易見得到的，這便是：法國人能夠運用羅馬的混合異族的方法來把那些旅法外僑逐漸同化。在這方面，法國業已得有很顯著的成功。上述的各種原因綜合起來便能使法國的經濟陣線非常穩固。這時的汎濫

全歐的經濟洪流把各國的實業建設都撼動了；而法國則獨能逍遙局外，不受波及之苦。因此法國便能和蘇俄成立了一種特殊的關係。在這種關係內，一般工業的製造家并未擁有特殊的利害關係，所以法國的財政家和銀行家更可漫無掣肘地尋求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和一般曾致力於法國第三次共和政府的樹立的政客們都以為：法國應該聯合俄國——俄皇時代的俄國——以抗德。直至德相卑斯麥 Bismarck 運用了「重行保險」的政策 *Reinsurance Policy* 把俄皇拉向德國那邊去的時期業已完全過去，俄皇才肯放棄了他的對法厭惡的態度——因為法國係共和國——而向法國借款藉以建築他那要害的鐵路。這些向俄投資的法國的人們大都係屬農民。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的農民們曾替俄皇保持了二十五年的安靜。此外更供給他以金錢，俾能和他的敵人——他的內國的工農人們也在內——對抗。從法政府的觀點看來，俄皇的費用既多借自法國公民的私囊，則俄國不只是應該和意大利，羅馬尼亞一般與法國聯合對德，她更應該更進一步而唯法國之馬首是瞻地對德宣戰。換一句話

說：法國的人們簡直把俄皇的一千二百萬軍隊看作他們所僱傭的軍隊，所以遇到法德交戰時，這些軍隊必得幫助法國作戰。爲了這個原故，法國人民一聽到俄國退出戰團的時候，他們便起了一種極大的反感。這種反感在他們的腦海內不住地作祟，讓他們不能夠平心靜氣地來了解蘇俄人民所處的地位。他們以爲：這種退出戰團的舉動乃是在布爾塞維克的黨治下實現的，所以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黨力圖予以相當的懲罰。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法國的政府領袖們和軍隊們的腦海裏都充滿着這樣的見解。在一九一八年歲首，蘇俄政府否認一切的舊債。法人得悉之下，更爲憤恨。自此之後，法國的一成不易的對俄政策便是：在俄國建立一個能負責償還舊債的政府。所以在一九一九年正月的協約各國會議內，法國政府一方面極力地和那力以打倒布爾塞維克黨爲務的英國的局部的輿論採取一致的行動；另一方面又設法將美總統威爾遜和英首相的構和建議根本剷除，使無實現之可能。現在相傳法國在這時候業已覺得：英國政府之所以力求平陵加甫建議 *Prinkipo Proposals* 的實現的目的

并不專在於構和；她所尤為致力的乃是瓜分俄國。有些人以為：倘若英國能夠將俄國整個地巴爾幹化，則英國的政策便可算是得到最大的成功，因為這麼一來，英國的船隻藉着她的海軍的庇護便可在那從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直到俄國北部的商業上獲有很大的利益。俄國的瓜分對於法國也不是完全無利的。瓜分以後，法國的勢力範圍必能伸張到從波羅的海以北的一帶區域上。但是法國的大部份的人們還是主張保持着一個統一的俄國——自然不是布爾塞維克黨治下的統一的俄國——因為惟有這一個統一的俄國才能負責償還舊債。這種主張在法國流行了很久。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季，加里蒙蘇 *Clemenceau* 更想利用「衛生連營」*Cordon Sa-*
nitaire 和「經濟封鎖」這兩種政策來把布爾塞維克黨打倒。當英國在一九二〇年轉向蘇俄暗送秋波的時候，法國政府還是照舊地非常強橫，對於蘇俄的承認，一概加以拒絕和反對。在蘇俄和波蘭的戰爭當中，法國的官吏和教徒們竟公然地幫助波蘭作戰。以後到了英首相喬治通知蘇俄代表，述明今後再不予藍格爾爵士以援助的時

候，法國反正式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對他加以承認。在同年十月，齊趣林曾聲言：「政府現時還在供給那正在烏克蘭和蘇俄對抗的皮特拉亞 *Petrushin* 的軍隊以槍械以及其他的軍需用品。至於法國海軍之所以退出蘇俄的原故則并不是由於蘇俄代表的交涉；而是由於留駐黑海的法國水手們的叛變。當他們退却的時候，他們連那些曾在黑海和他們合作的俄軍也給帶走。」

一九二一年到了。在法俄的相互間并未發生有什麼事變；但同時雙方的仇視態度也並不見稍減。法國的對俄仇意可以從她在英俄通商條約正在締定的前些和後些日子致給英政府的各種抗議看出來。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外長曾轉達英政府一個很長的照會。在這個照會當中，他極力地敦勸英政府同意於左列的原則：關於國債問題，橫被收沒的僑產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無論任何國家都不應單獨進行交涉。同時他還向英政府建議道：假如關於舊債的償還及賠償遇有各方的同意協議時，則那些從俄皇舊領域內劃分出來的新興國家亦應按照比例使之負相當的

還債責任。此外還須成立一個擁有監督權的國際委員會，專司一切款項的徵收及分配事宜。（這是仿照杜威斯的對德計劃而擬設的）。此外法外長更建議道：舉凡財產曾被收沒的事主應受有損失的賠償和財物的掃數退還；該事主等如非俄人，則他們對於那些業已償還或退還的財物應享有私有權。英政府對於法國的這個照會並未予以答覆。直到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俄通商條約成立以後，法政府還分別在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六日，和五月二十四日不住地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她所提的都是關乎英俄間的商約問題的；而對於這個商約第九款則尤特加反對。現在把這款原文鈔錄如左，以資參照：

「英政府聲明對於左列各品物不加查封及收沒：（1）舉凡一切現金、款項，貨物，及抵押品之不能證實為英國財產，且含有係屬俄國因輸入品之付價或因該種付價之延期而交出作為抵押品之可能性者；（2）一切動產與不動產之含有係屬俄國得之於英國內地的可能性者。」

法政府以爲：這麼一來，蘇俄便可以享有「得將一切的品物和票據運入英國」之權，即那些可被證實爲他國的原物的品物和票據恐亦不在例外。牠繼續地說：「這種局勢對於曾在俄國蒙受損失的外僑的利益，實已侵蝕淨盡，法國政府因牠對於法國的國民利益的保障上發生有相當的影響，所以萬難膜視。」從這些話的語調上觀察，法政府好似在給英政府以警告。假如英政府對於這種警告不加收容，則無異坐令她的人民收受蘇俄的贓物。對於上述的各種抗議，英政府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給了法政府一個答覆。牠的大意如左：法政府力主對蘇俄政府的承認和國債問題的解決不應單獨進行交涉。英政府對於法政府的主張不能表示同意。牠更繼續地申說：假如法國的僑民在俄國受有損失，而同時他們的原物又曾證明爲從俄人之手或從蘇俄的通商代表之手轉售於英，則法人儘可在英國法庭提出控告。但是判決結果恐怕不必能予法人以勝利。關於這點，即英國皇朝亦殊無法以袒護法人。末了，這個照會又說道：英國政府定當極力避免對於兩造中的英方特加優遇，在英國政府在緝

結和蘇俄以及其他各國之願與蘇俄交涉者的總約上尙能得到法國的合作的期間內，英政府當永遠保持着這種態度。這最末了的一句話實在含有強迫法政府和她採取同一的對俄政策的意味。

過了好幾個月後，法國的想要利用蘇俄的旱災作他們交涉的新基礎的企圖業已完全絕望以後，她在對俄交涉方面迫得勉和西歐各國採取同一的態度。但是在日內瓦的會議議場上，我們可以看出來：法國雖然肯和各國合作，而她的合作却是很有限制的，很謹慎的。在一九二二年正月，在于尼斯的決議以後白里安的政府場臺。

普恩加齊 Poincaré 起而代他秉政。法國政府的態度因而更加強硬了！所以在日內瓦的會議上（在論英國和蘇俄關係的專章內業已論及），法俄的衝突更爲熱烈。我們試將他們兩國代表的演說詞細加尋繹，便可洞悉一切。在這次會議內，蘇俄代表首先提議將軍縮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繼續着便是法代表巴爾都 M. Barthou 的一篇演說，他的措詞非常曖昧。單就這點看來，英意兩國都能領悟到：法國政府對於日內

瓦會議原無誠意參加。所以這個會議的失敗并不能算是法國外交政策的挫折。

在日內瓦會議之後，法俄的感情仍舊是沒有進展。直至一九二二年赫禮歐 *H. H. Poincaré* 赴俄視察後才有了相當的轉機。赫禮歐乃是法國的佔有重要地位的一個政治家，在這時候，他正充里昂 *Lyon* 的市長，再過兩年，他便當了法國的國務總理。他的關於蘇俄視察的報告帶歸國後，法俄感情漸趨良善。但當時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第二年——一九二三年——則法政府方且致全力於羅爾的佔據和因此而引起的法郎的墜價，無暇顧及蘇俄，一九二四年法國大選的結果把赫禮歐重新捧上臺去，蔚為左派聯合 *Bloc des Gauches* 的魁首，因此法國的政策又有一番變動，法國的新政府費了好幾個月的工夫來解決德國的賠償問題。直至十月二十八日才正式承認了蘇俄政府，并和她交涉分駐兩國國京的大使。

在這個時候，法政府派了一個委員會赴俄調查法俄的財政關係。這個委員會的首領是德，蒙至 *M. de Monzie*，在這個委員會工作了好幾個月之後，一九二六年

春季，蘇俄的代表團——以賴可夫斯基 Rakovsky 爲首——到達巴黎，雙方的交涉因以更趨接近。至於雙方協約的締定則一時尙難實現。日後雙方的代表更把他們的討論範圍縮窄，而側重在國債實數的商定和其他。蘇俄到了這個時候似已準備承認負責償還了，截至本書脫稿的時候止，他們的交涉還未達到最終協定這一步。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法國又和英國重溫舊夢地續訂了他們的同盟條約。這種約的關係便是：法國的對俄政策當不至和英國站在對峙的地位。這麼一來，法俄協約的締定恐怕又要受有相當的阻滯了。但是無論如何，英法兩國的對俄態度總是不同的。法國認爲：蘇俄政府和第三國際乃係兩個組織；而英國則把他們倆認爲一物。即英前工黨外交總長麥唐努也都正在尋找證明二者爲一的證據。

蘇俄和意大利

意大利和法國一樣也是一個藉着入口貨以進行她的經濟活動的國家。在晚近這幾年來，她曾設法將她的北部極力工業化，藉以進爲一個輸出的國家。在一九二〇年正

月，協約各國曾公表了一篇宣言，並明顯以他們的工業產品來換取蘇俄的農業產品。意大利便是其中的對這最爲關切的一國。在一九二〇年春季，意大利的和蘇俄的合作社員們成立了一個通商協約。在同一的年度內，蘇俄代表華立夫斯基到達羅馬。在是年十二月十六日，雙方簽訂了一個通商預約 Preliminary Commercial Agreement。在同一的會議內他們雙方又和烏克蘭成立了一個同樣的商約。這商約的小引說道：

「站在意大利和俄羅斯的利益觀點上看，這兩國亟應恢復他們的相互間的和平的商業利益；在兩國間的通商協約和那對於這兩國間的貿易關係加以規限的攔和總約尙未實現以前，這兩國的政府殊有成立一個通商預約的必要。因此上述的兩國爲了恢復雙方的貿易和商業起見，特成立左列的預約。」

他們雙方的預約內容大抵和成立在九個月以前的英俄商約相同。

在一九二二年的初期，意俄兩國又簽訂了一個較爲正式和擴張的通商條約。這

個條約給了意大利好些特權；但是蘇俄政府始終未加批准，所以便歸無効。在同一年度的秋季內，在莫索里尼 *Mussolini* 領導下的法西斯底黨 *Fascist* 用「苦迭撻」*Coup d'Etat* 的手段將外政和內治都歸籠到一條線上；但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內，意國國會畢竟通過了一九二一年的意俄商約。而同時莫索里尼也聲言對於蘇俄的法律上的承認也不反對。在一九二四年正月七日，意大利對於蘇俄政府竟作了法律上的承認，和她簽定了通商協約；而一個範圍更為廣遠的商約和航程協約也在再下一個月內訂立。現在他們兩國間的商業非常地發達。在一九二六年的歲首，他們更訂立了一些雙方互讓的條約。正在這個時候，英英的外交政策幾乎走到一條線上；彼此間成立了一種很深的諒解。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英意間開始了國債的協議，成立了將亞非利加洲的某一部分割給意大利的蘇麻利蘭 *Italian Somaliland* 的協議；和進行了近東問題的交涉。當時相傳道：因為英意的外交政策處處都能吻合（英國的對俄政策現已變為極端的仇視）的原故，意大利才肯在一九二六年間同意於協

約各國的關於倍薩拉比亞劃歸羅馬尼亞的規定，經過這種事變之後，雙方感情頗趨冷淡；但始終并未有什麼意外的發生，致壞兩國的現存關係。

第十章 日本和西伯利亞

蘇俄和日本的關係一開首便採取了一種武裝的干涉形式。這種形式開始於一九一八年夏季。在這時候，日本和美國以及其他各國的軍隊進佔西比利亞。這些事情在前面的幾章內業已說及了。現在所要提醒讀者諸君的便是：按照各國的協定，日本的駐西比利亞軍隊總數雖然也當和列國一般不得超過七千人；但是在事實方面，則日本增兵的速率非常利害，過不了多少時候而日本軍隊竟增加到十倍上述的數目了——這還是拏最低限度來說的。到了這步田地，我們便可明瞭：日本業已把西比利亞當作她的勢力範圍了；她的兵隊業已着實地把西比利亞佔據了，在一九一八年的年

，日本曾經打算拒絕美國國務卿藍莘的陳述，即因此而和美國發生破裂也都在所不惜。在科爾科克的軍隊業已全部潰散的時候，謝米諾夫 Semichov 曾在一九二〇年正月自稱爲西伯利亞的統治首領。他的政治非常地拔扈不堪，所以協約各國的代表便迫得向他提出抗議。在這回抗議的提出，日本也曾採取了同樣的行動；但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月底，日本便單獨地和謝米諾夫成立了一個條約。這個條約的規定左列四項：(1)日本行將收受西伯利亞；(2)日本當予謝米諾夫以財政的資助，藉以抵抗科爾科克；(3)日本行當享有租借權；(4)日軍如能達到烏拉 Ural 區域，則對於該區域的礦產，日人應享有私有權。

從這個以及其他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對俄干涉的意義不只是在對俄示威；除此以外，還有她的更大的慾望在。至一九二〇年年底，英，美，法的聯軍都已從西伯利亞撤退出來了；而日軍則仍舊留駐這兒，了無退意。以後因爲當地的對日壓迫來得非常利害，所以不久便成立一個日俄和解委員會 Russo-Japanese

confliction commission，藉以解決雙方的糾紛。這個委員會是由當地的俄國代表和日軍的最高司令官合組而成的，俄國的代表沒有勢力來作他們的後盾，所以終於屈服於日方的要求而訂立了左列的協約：在西伯利亞內應劃有日本的駐防區；在這區域內，俄軍應即撤退。在這兒我們所要注意的便是：這兒的俄軍不是布黨統御下的紅軍而是當地招募的軍隊。正在這個時候，尼加里夫斯克 *Nicolaisk* 忽又在五月底遇有火災；而同時寄居這兒的為數約達一百三十四人之譜的日本軍民人等又均關在獄裏。日本便乘了這個機會宣稱：她行將派兵將庫頁島 *Saghalin* 內的俄國部份也行佔領，直至那為日本所肯承認的俄國政府成立，同時還能對於日本的關乎尼加里夫斯克事件的要求予以相當的滿意為止。因此從山東以及貼近高麗和南滿一帶的庫頁海岸都讓日軍佔領了。美國聞訊之下，即刻對日提出抗議；但日本預料美國必不至採取什麼積極的手段，所以還是「置若弗聞」地依舊佔據着庫頁全島。

在這個時候，俄國的當地的局部的當局業已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這

個政府取名爲遠東共和國 Far Eastern Republic，這乃是一個民主政制的獨立國，在她和蘇俄的當中劃有國界。在這時候，有好些眼光遠大的人們便已看到：在日本軍隊仍舊佔領西比利亞的時候，蘇維埃必不能在這兒存在。但是在另一方面，假如俄人在這兒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則日本便立即失却她的藉口而迫得走向撤兵的一途。所以在這時候，這兒的擁護蘇維埃政制的空氣無論多麼濃厚，當地的大多數的代表們總得先行成立了一個日本所肯承認的政府，藉以將日本軍隊從西比利亞的東部給掃數請將出去，然後徐圖後計。同時在日本方面，因為他們在這兒留駐兩年備受種種的困難和興替，因而對於這個遠東共和國的出現，也深表歡迎。他們以爲：這個共和國既已脫離莫斯科政府而獨立，則她不獨含有援衝地帶的功用，同時日本還可慢慢地把她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日本便承認了這個共和國。五日之後，蘇俄外長齊齊林也承認她作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新的共和國的進展非常地快。自從她被承認之後，謝米諾夫和他的繼任者恩者兒

恩 Uregh 的統治命運都先後告一個結束；至於恩者兒恩則曾和這新的共和國作了十二閱月的奮鬥。

在一九二一年正月月中旬，這遠東共和國的國會——會員約在四百餘人之譜——集了一個會。她的會員差不多都是不屬於任何黨系的農人。至四月月底，他們選出了一個永久的政府；而同時國憲也在起草中。這個新政府所要解決的問題非常之多。我們這兒所要述到的只是外交問題。在四月初旬，這遠東共和國國會曾經一度要求日本退兵和停止一切的干涉行動。

過了不多日子，美國便爲了討論太平洋問題而發出了三道通啓，敦請各國到華盛頓去開會議，倘日本軍隊長此駐留西伯利亞不去，則在這個會議內也許要受各國的非難和質問，所以日本便答應了和她進行交涉。這個交涉的進行期一直和華盛頓會議相終始，至華會閉幕而他們的交涉也就破裂了。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他們的交涉又復開始；但不久又復破裂。到了這個時候，日內瓦會議業已開幕：大多數的國

家對於蘇俄政府已加承認。因此好些人在相信：對於將來的關乎遠東問題的會議，蘇俄必力主容她參加。所以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日本，遠東共和國，蘇俄三國便開了一個會議，藉以解決各方的糾紛；但是爲了日本拒絕從庫頁退兵的原故，不到兩星期而他們的談判又破裂了，庫頁問題雖已成爲他們各方交涉的障礙；但是按照那時的局勢，日本的留駐西伯利亞的軍隊實有不可一朝居之概，所以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而日本軍隊便掃數退出海參威了。

這便是列強干涉俄國的最後一幕。在臨時政府時期內，這遠東共和國的民衆對於擁護蘇維埃政制的心情并未見稍減，所以在日軍退出海參威不久的時候，他們的國會便在國都赤塔 Chita 集了一個會。在這個會議內，他們全場一致地議決左列各議決案：（1）解散現國會，即日組織蘇維埃，用爲權威的統治機關；（2）與蘇俄歸併，復成一國。日本對於這個共和國原來抱着很大的野心，日圖在這兒伸張她的勢力；不料她的成立適足以促成日本的退兵，致使日本在這兒不復再能染指。這實在

不是日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啊！

到了這個時候，在日俄之間，還有一個問題急待解決。這便是：北庫頁島仍舊尙爲日軍所佔領。在一九二三年正月，蘇俄政府給予了美國新加爾公司 American Sinclair 以一些在油產區上的特權。日本對這非常反對；但是過了兩三個月到了四月，日本又來要求蘇俄和她重開舊日的交涉了，在這年八月，蘇俄代表越飛 *Volkov* 赴東京和他們辦交涉，至是年八月十日，而彼此間成立了一個預約。但是這個交涉始終未能達到最後一步；至一九二四年的歲首幾個月，而雙方的敵對態度益趨明顯。到了這年八月，他們的交涉又復開始了。這回幸而得抵成功。在一九二五年正月一日，日本正式承認蘇俄政府。在二十日，雙方的代表在北京成立了一個條約。按照這個條約的規定，日軍應在五月中旬退出庫頁；但在另一方面，則蘇俄須將在這北半島的油產區之百分之五十讓給日本。從此之後，日俄之間雖尙存有些許的難題；但這對於兩國國交並沒影響。雙方的感情，因此日見親善。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二

六年的冬季，蘇俄政府曾和滿洲軍閥張作霖發生衝突。日本在這時候曾經幫助蘇俄對張加以壓迫而令他對俄予以補償。日本現時對俄的態度似乎一以某個政黨當權為準。在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冬季，幣原 Shidehara 曾經一度站在蘇俄的通商代表方面而對俄說出一些很友誼的話；在武裝派的田中義一繼秉政柄以後，雙方交涉的語調便稍趨強硬；但無論如何，這必不至於引起很嚴重的破裂。這便是現時的兩國關係概況。

第十一章 蘇俄和德國以及其他的邊界鄰國的關係

德國

在以前我們所討論的都是一些歐戰戰勝國和蘇俄的關係。她和那些戰敗國的關係又是怎樣呢？在聯盟國當中，只有德國一國可以歸到這一類來討論。從前的奧匈帝國已經分家自立地化為奧匈二國了。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什麼交往；對於舊日的關係沒

有什麼廢績。至於土耳其則自從安角拉共和國 *Angora Republic* 成立以後，便把她在帝制時代所締定的 *Treaty of Sevres* 條約根本推翻。在舊的土耳其和新的土耳其當中，的確沒有什麼連屬。

在一九一八年的頭十個月內——即從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時期到德國的革命時期——德俄業已存有外交關係。我在這裏所願提醒諸位的便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他們曾經一度作第一次的斷絕國交；至於第二次的斷絕國交則由於蘇俄之單獨地廢止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條約——大約也在同時發生。在後此的十個月內，德政府也和協約各國一般鎮日在希望蘇俄政府塌臺。協約各國曾在十月九日要求德國參加他們的對俄封鎖政策的實行；這便可說是德國走向他們那邊去的第一步。在十月三十日，德政府對於這個要求予以拒絕。至於德國的內幕情形則更為複雜。在這時候，德國內部鬧得最兇的問題並不單只是「親俄」和「親協約」兩派的爭持；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沒有得到相當的解決。就中痛恨蘇俄的尤以在歐戰戰敗的武人派為

甚。盧坦多夫 *Ludendorff* 則更進一步而以爲：假如德國能夠幫助協約各國對付蘇俄，則她必能和他們訂立對她較好的和約。但是協約各國并不希望得見德國的武人派人物重掌兵權，所以他們便把德國的這種擬議謝絕了：他們情願自己去幹。至於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則雖力主和平而對於蘇俄則并無好感，他們根據左列的理由反對聯俄：（1）這樣一來，協約各國對德仇意必定增加；（2）蘇俄政府隨時均會覆滅。在從歐戰停止到凡爾賽會議的期間內，單就德國的是否聯俄一節而論，那些曾和德俄兩國爲難的協約各國并未曾抱有同樣的觀感。英首相喬治對這至爲關切。他曾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送達一紙覺書到和會去。他說：

「據我個人看來，目下最大的危險便是：德國聯俄，應用她的富源，她的腦力，和她的鉅大的組織能力來助長蘇俄的用武力赤 全世界的迷夢。到了現在，這種推測已不能算是純粹的空想了。」

此外喬治更益以左列的描寫：

「蘇俄現已擁有紅軍三百萬。這些紅軍都是由德國人來組織，德國的軍官來訓練的；牠的槍械和其他的軍需一律仰諸德國。這都是對我們西歐重下攻擊的準備。」

其實這種推測必定要在德國也發生有和匈牙利及保加利亞同樣的蘇維埃革命之後才會實現。在一九一九年的秋季，匈牙利的革命流產了，協約各國對於德國內國政情也漸趨明瞭。他們這才肯要求德國參加他們的對俄封鎖活動。但是德國這時並不願意為協約各國作爪牙，所以對這要求拒絕了。在繼此的一年半內，德國靜待時機，暫安沈默。在一九二〇年蘇俄和波蘭之戰，假如協約各國對於波蘭并未加以援助，致使凡爾賽會議的台柱子折却一根，則德國必因此而受有極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假設沒有實現，所以彼此便安然渡過了。在英俄商約尚未締定以前，德國對俄并無恢復舊交的意向。過此以後，她便立刻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六日和蘇俄簽訂了一個條約。在這時候，德國對俄的關係全以調劑她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兩方面的考慮為準。在

政治方面，她所要想及的便是：他們的關係對於協約各國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德俄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德國是個工業國家，而俄國則是個農業國家。在俄皇時代的官僚政客門雖多能操法語；而商界的人們則多受有德國文明的影響，而以德文作他們的第一外國語。在歐戰前，德國在俄業已得有輸出和通商的首要地位。在歐戰後，德國仍舊和從前一樣地需用俄國的農產品，木料，以及其他的原料如錳，如油等等的輸入。因此兩國之通商關係恢復實為這時當務之急。

但同時德政府深知：協約各國最忌她和俄國連合。因此兩國的國交迄未得有什麼進展。在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冬季，德國曾和蘇俄妥訂了一個政治條約。但在德國尚未在日內瓦會議上對於協約各國的態度作有一個觀察以前，這個條約暫不簽認。儻若協約各國能夠很慷慨地歡迎德國加入他們的國際聯盟裏去，則德國是否尚與俄國締訂雷巴盧條約實屬一大疑問。然而德國在日內瓦會議備受各國的冷遇：因而覺得飽受他們的排擠，殊難湊合。所以在這會議開幕不幾天，她便和蘇俄

簽認了雷巴盧條約。這個條約無視了凡爾賽所規定的各項。這兩個深為其他各國所摺斥的國家協定了左列二項：(1)彼此以平等相遇；(2)一切的債務和要求概行放棄。這個條約的原文雖然很短；但是牠的地位却非常重要。現在把牠照錄如左：

雷巴盧條約

德國政府以雷田努 Rathenau 為代表蘇俄政府以牠的人民委員齊趣林為代表業允共訂左列各條款：

第一條

兩政府商定：關於一切由德俄戰時而發生的問題均應由德國政府及蘇俄聯邦根據左列各方式解決之：

(a) 德國政府和蘇俄聯邦相互地放棄一切的戰費和因戰爭而生的損失的賠償——舉凡一切他們或他們的人民在戰區內所蒙受的損失，以及一切軍事計劃上的行動，以及在敵境內所施行的沒收政策而坐致的損失盡行包括在內。兩國政府

并以同樣的步驟放棄一切的他們的公民們所蒙受的損失的賠償——這兒所指的便是：公民因受上述的任一政府的非常手段或兇猛手段的待遇而蒙受的損失。

(b) 一切的關於由戰時而發生的公法或私法問題——即商船的沒收問題也統包含在內——均應由兩國政府的權力機關根據互相尊重的原則解決之。

(c) 德俄相互地放棄一切關於因戰時因從而發生的費用的賠償。德國政府并放棄一切因俄國兵士的葬埋而耗去的費用的賠償；在同一的步驟內，俄國政府亦應放棄一切德國由出買從俄輸入的軍需用品而獲得的款項的賠償。

第二條

如蘇俄政府對於其他國家的關於下述各事件要求予以拒絕，則德國當將這種要求概行放棄。這種要求即：一切德國人民或他們的私權，或德政府的權利因蘇俄政府施行她的法律和計劃而蒙受的損失賠償要求；與夫一切德國政府和她的人民的私權因蘇俄政府的其他的她的權力機關採行其他的計劃而蒙受的損失賠

償的要求。

第三條

德國政府和蘇俄聯邦相互間的使館的和外交的關係應即恢復。關於兩國的大使的收受應以其他協約另定之。

第四條

兩國政府商定：關於兩國彼此的僑民權利，和通商關係的規例的協定應以最惠國的原則為根據。舉凡一切蘇俄政府對於其他蘇維埃政府所賦予之權利和對於前曾直隸於俄皇政府的國家所賦予的權利均不包含在這原則之內。

第五條

兩國政府應以最和惠的精神幫助彼此作減輕經濟困難的努力。遇有關於這種問題的國際間的處置時，兩國應在事前互相交換意見。德國政府謹宣稱：牠現已準備將這結論推行至於最高的可能限度；此外對於兩國間一切的公民私人所訂

定的經濟契約予以執行。

第六條

本協約第一條b段和第四條段俟本協約的全文業經批准後始生效力；其餘各條則即日發生効力。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訂於雷巴盧。分繕三份存案。

齊趣林。

雷田努。

在這年秋季，德國總統厄爾伯特 Eldort 正式接收蘇俄大使加拉斯丁斯基 Restinsky。在同年十一月其他的蘇維埃共和國也和德國訂立了和雷巴盧條約一樣的條約。雙方的商業進展非常迅速；但是過了兩年在柏林城內忽然發生了一個事變，致使雙方的商業關係頓呈破裂。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間，柏林的警察總監爲了擊捉逋逃的原故竟進侵了蘇俄通商代表的駐所。雙方的通商關係一時便告中斷。但是到了這年七月月抄，他們便簽訂了一個新的條約。這個條約將彼此的爭端統給解決，

同時德國更將治外法權給予蘇俄通商代表團的某一部份。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他們又訂立了一個條約。因此雙方的商業更能作有再進一步的進展。這個條約共包含有左列七項的協定：

- (1) 關於給予兩國的僑民以居留權和商業上的保護的協定；
- (2) 經濟的協定——最惠國條款（內定有關於關稅特定的交涉）；
- (3) 關於鐵路上的協定；
- (4) 關於航權的協定；
- (5) 關於稅收的協定；
- (6) 關於那專司解決民事上和商業上的爭議的商業法庭的協定；
- (7) 關於工業財產——如證書，執照，商標等——的保障的協定。

在一九二五年秋季發生了兩件很可注意的事：第一件便是由英將西方列強召集到一起——連德國也在內；第二件便是羅加諾條約的簽訂。這個條約簽訂之後

，一般人都在相慶，以爲牠爲歐洲和平開了一個新紀元；但在蘇俄看來，則是各國對俄仇視的新結合——即英國團員之一也曾作有這樣的言詞。在羅加諾會議當中，各國對於在下屆三月的日尼亞會議德國派員參加并得在國際聯盟理事會內佔有一席一層業已成有一種諒解。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國際聯盟開會，德國竟沒有佔得這席。蘇俄聞訊之下，以爲：羅加諾會議并不是和平的表徵，而是戰爭的朕兆，所以立即設法和她的隣近各國締結了種種的「中立」和「互不侵略」的條約。以後關乎這點，她又和德國拉攏起來。結果：在德國謀在理事會內佔有一席被拒後的後一月，他們成立了一個柏林條約。這個條約包含有左列三事的協定：(1)互不侵略；(2)仲裁；(3)中立。原文附錄如左：

柏林條約

第一條

雷巴盧條約仍舊留爲德國和蘇俄的關係的基礎。德俄兩政府仍繼續他們的友誼

的密邇關係，藉以成立一種關乎雙方的一切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諒解。

第二條

兩國中遇有一國被第三國或好幾個第三國蔑棄和平的舉動而恣加攻擊時，其他一國應保守中立態度，直至爭端平息為止。

第三條

遇有在第二條所述的爭端內，兩國中任何一國都未曾加入戰爭的舉動，而同時這兒又有好幾個第三國爲了對於兩國中的一國施行政治的和經濟的抵制政策起見而結合了同盟的時候，其他一國不應加入這種同盟。

第四條

本條約當行批准。這種批准並須在柏林交換。本條約自批准交換後發生效力。牠的有效期間定爲五年。在這個期間未滿之前，兩國政府必當妥擇時間力作一種含有雙方政治關係性質的更進一步的諒解。

這個條約對於羅加諾政策的影響業已在討論英俄關係的專章加以論及，茲不再贅。德俄雙方的友誼關係直至翌年的冬季仍舊圓滿如舊。至一九二七年春季，英俄繼續國交，俄國在英的一切外交問題統歸德國大使代辦，他們的國交從此可見一斑了：

邊界的鄰近各國

德國的對俄關係似乎要受治於兩方面的考慮和調劑：在政治方面，她似乎不應聯俄；但在經濟方面，她似乎又必得聯俄，從俄國舊領域劃分出來的那些俄國的邊界鄰近各國更是這樣。芬蘭，愛斯多尼亞 *Estonia* 拉托維亞 *Latvia* 立都安尼亞以及波蘭實不得不和俄國的代替俄皇而統治的機關發生關係。在蘇俄內亂方般的時候，這些小國對於這個革命政府自然採取了仇視的態度：同時他們為博得協約各國的承認起見，又不得不和他們聯成一起以抗蘇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們又熱望和蘇俄恢復和平的關係，藉以鞏固他們自身的新立國的地位。因此他們在從一九一八

至一九一九年的期間內雖曾一度和英國海軍合作力與蘇俄爲難；但是不久他們便想和蘇俄構和——至少也想和她停戰。他們之所以對於和議的簽訂遲疑不決的原因便是對於俄皇舊黨的懼怕。他們以爲：假如他們這樣幹，則俄皇舊黨便會來反對他們的新國家的樹立因而協約各國也許就會不肯承認他們了。以後這種懼怕之心一見減少而他們便急轉直下地和蘇俄構和。在他們當中最早和蘇俄成立條約的便是幅員極小的愛斯多尼亞。這個條約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簽訂的。他在說完了「從本條約妥訂之後戰爭立時停止以後。便載有左列的規定：

「根據蘇俄的「民族自決」——卽在和她的原來的國家完全脫離關係一層，各民族也應享有自決之權——的宣言，蘇俄政府謹對於愛斯多尼亞的絕對的獨立和單獨的存在加以承認。蘇俄今後放棄那些一切的按照內國法律和國際公法卽可提出的對於愛斯多尼亞的人民和土地的要求權。這些要求權應永久作廢。」

緊接着這個條約而締定的便是那於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在桃爾巴得 Dorpat

所訂立的蘇俄，拉維亞條約。過了一個月之後，蘇俄又和立都安尼亞簽訂了他們的和約。在這時候，在一方面蘇俄和波蘭的爭鬥正酣；而在另一方面，波蘭又和立都安尼亞因爭主維耳那 *Wilna* 而陷入類似戰爭的形勢。這種形勢在蘇俄和立都安尼亞的和約當中載有極明顯的表現。這條約載稱：蘇俄軍隊得穿越立都安尼亞國境進攻波蘭。經過四個多月的交涉，在十月十四日，蘇俄和芬蘭的和約也簽訂了。在這個和約當中，蘇俄將一部份的區域讓給芬蘭，俾得直達北冰洋。

在這個整個時期之內，蘇俄和波蘭的相互間都是存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在討論英俄關係的專章內業已稍加論及。在英俄商約成立之後，不久蘇俄便和波蘭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成立了他們的和約。至一九二〇年年底，蘇俄便和她的西鄰各國都已構和。

在一九二一年十，蘇俄和其他的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如愛斯都尼亞，立都安尼亞，拉維亞等——在利牙 *Riga* 開了一個經濟會議。結果通過了兩個要案：

(1) 在這年年底，應即組立法庭，藉以解決各種爭端；(2) 關於航權和港口服役的制度應由通商委員會妥加酌改。這時的蘇俄業已從事於大規模的裁兵工作。在一九二〇年年底，她有五百萬的軍隊，以後逐漸減裁。在一九二二年夏季，她向她的鄰邦建議召集一個軍縮會議。但是各國對於這種建議態度非常衝突。至這年十二月二日，這個會議的召集幸而得慶成功。除了羅馬尼亞之外，各國均曾派遣代表列席。蘇俄提議：各赴會國家應相互地進行裁兵工作；而蘇俄的兵額則定為減至現存兵額百分之七十五。當時立都安尼亞已有首肯之意；但是其他各國則只願成立一個「互不侵略」條約便算了事。這時在這方面的局勢可從左例表格覷見一斑：

國別	人口總額	軍隊數目	服務年限	每一兵士所當的公民數目
芬蘭	三,三六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一年	二一·九
亞斯都尼亞	一,一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十九個月	八五·七

拉維亞	一·八五〇·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	十八個月	九四·八
波蘭	二七·二五六·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兩年	八五·一
羅馬尼亞	二七·三九三·〇〇〇	二五六·〇〇〇	兩年	六七·九
蘇俄聯邦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十八個月	一六三·五

波蘭政府在她給國際聯盟的宣言內自稱有軍隊二九四，〇〇〇；但在莫斯科的軍縮會議上則她自稱有軍隊三四三，〇〇〇。兩數殊不一致。

按照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英國的官方報告，芬蘭只有軍隊一二一，六〇〇。

除了立都安尼亞一國之外，其他各國對於蘇俄的「立時按照比例共同裁兵」的提案均未肯予以同意。他們只願成立一個「互不侵略」的條約，但蘇俄則堅持以通過她的裁兵提案為她的唯一條件。所以這個軍縮會議終於無結果而散。在一九二三

年年度：蘇俄的軍隊業已裁減至六一〇，〇〇〇之數，較之俄皇時代的軍額少了一大半。上述的軍縮會議雖無相當結果；但蘇俄和她的鄰國的關係，并未因此而受有打擊。他們的友誼關係直至一九二六年春季始發生變化。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皮爾蘇斯基將軍用了「苦秩撻」的手段奪得波蘭的政權。英國報界聞訊之下，為他頗致聲援。從波蘭重新建國以來，皮爾蘇斯基即為反布爾塞維克派的首領。當蘇俄和波蘭作戰正酣之日，即為他個人當權之時。所以他的重秉政權對於蘇俄和波蘭的關係頗有障礙。在這年尚未過去的時候，立都安尼亞國內也發生了一個法西斯底黨的「苦秩撻」。據常理推測：這個小小的法西斯底黨的新政府為了鞏固牠的自身地位起見，殊有和各國聯合起來，一致對俄的可能。因此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季，歐西各國的反俄大結合又有捲土重來恢復舊觀的希望，因為蘇俄的鄰邦當中業有兩國成立了法西斯底和半法西斯底的新政府。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雖然也是蘇俄的西方鄰國之一；但她和蘇俄的關係則和他們大不相同。在一九一八年革命的高潮正在澎湃的時候，羅馬尼亞業已和德國訂立了和約，因此她便敢於對俄解除了一切舊約的拘束。她的兵隊藉著協約各國的從黑海區域開來的北進軍的助力得以重整旗鼓進侵那位於她的東方邊界的烏克蘭領域倍薩拉彼亞 *Bessarabia*。

她佔了倍薩拉彼亞之後，西歐列強都曾前後承認這塊地域為她的領土。至於蘇俄則始終拒絕承認。在這兩國當中雖然沒發生過什麼戰爭；但同時也沒訂有什麼和議。在倍薩拉彼亞問題尚未解決以前，他們的友誼關係是不容易成立的。羅馬尼亞曾經一度和波蘭採取了一致的行動；而尤以當波蘭和蘇俄互相仇視的期間為最甚。羅馬尼亞和蘇俄的關係既然是這樣地惡劣，所以在他們兩國的邊界區域當中隨時均有軍隊越防滋事的可能。羅馬尼亞佔據了倍薩拉彼亞以後，這兒發生了不止一次的農民叛變；而同時在她的國防邊界內又雜居有一些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人，時時都會發生事變。所以為了鎮服這些人等起見，她便得備有為數較大的軍額。一切

商約，和約，以及其他的雙方關係的規定，在她和蘇俄當中是都沒有存在的。稍爲明瞭他們的國情的自然便會想到：這是自然的結果。

蘇俄和歐洲的各小國

在英政府承認了蘇俄以後，歐洲的各小國一時爭步後塵地分別對於蘇俄加以承認。他們和蘇俄的商業雖然獲有相當的進展；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則在他們當中沒有一國敢於單獨地對俄表示特別的友誼或敵意。假如他們的背後沒有一個強國來作他們後臺老板，則他們必不會採行了一種與衆不同的對俄外交政策。在斯干地那維亞 Scandinavia 半島的諸國當中，最早和蘇俄構和的便是挪威 Norway。她和蘇俄的和約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二日訂立的。其次便是丹麥。她和蘇俄的和約是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八日訂立的。至於瑞典則情形稍爲不同。她和蘇俄本來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便已成立了一個通商預約；但是在這年夏季，這個預約便爲了橫被拒絕批准而終於作廢。從這個時候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春季，他和蘇俄不住地發生了一些衝突

過了這個時期，他們的相互間的商業忽然又得有相當的進展。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年底，他們又開始了一個關乎通商的交涉。這次的交涉不久便得告成功。

奧大地亞 *Austria* 步德國的後塵很早便和蘇俄恢復國交；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復和她訂立了一個政治的和經濟的條約。

在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夏季期間爲匈牙利蘇維埃政府的當權期間。在這期間內，她和蘇俄的關係至爲美滿；但在她的蘇維埃政府被打倒，荷耳地海軍上將 Admiral *Horthy* 代掌政柄之後，雙方的關係便告中斷。以後在他們的相互間雖曾成立了四個條約；但是這些條約所規定的都只是些關乎俘虜的交換問題，對於雙方的國交上并沒發生什麼影響。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五日，捷克斯洛伐克和蘇俄訂立了一個通商條約；但是她對於蘇俄并未加以承認。

除了丹澤以外，最後始對蘇俄加以承認的便是希臘共和國。在外交方面，她往往亦步亦趨地跟著英國的尾後跑。至於荷蘭和比利時的對俄關係則純視他們的商業

關係的進展怎樣為轉移；而其他各國則又以內政轉變怎樣為轉移。此後國際聯盟或列強中的某幾國對於蘇俄倘若採了仇視的態度，則現在對俄親善的小國們也許會受了他們的影響而也採取了一種對俄的仇視態度。這是很可能的。

第十二章 蘇俄和半殖民地的國家

在歐戰的好些年前，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便時常受着英俄兩國的壓迫。阿富汗業已成爲一個英屬的半獨立國。土耳其則對於俄皇的外交政策時時都要存着戒心，因爲他的政策的運用純以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堡海峽的吞併爲標的。在一九〇七年，波斯被英俄兩國劃分爲兩大部份：俄皇以北部爲他的勢力範圍；而英國則佔有南部。俄國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便聲言將這些特權一律放棄。在一九一五年，英俄兩國曾締定了一個密約，允在歐戰結束後，將君士坦丁堡割給俄皇，以作他的參戰

報酬，到了這個時候，蘇俄也把牠公佈而聲明作廢了。從十九世紀一直到一九一四年，這些東亞的國家日受英俄的侵凌，簡直圖存無地。及至蘇俄政府對於他們施行了這些解放的政策，所以對於他們所生的影響非常之大。他們聞訊之下，便趕派代表和委員們遠赴莫斯科。這是在他們和西方列強的關係中梗時所幹的。蘇俄對於這些代表都表歡迎。在這年內蘇俄政府便明目張胆地採取了她那鼓動東方各民族向他們的公敵共同作戰的外交政策。蘇俄的人民外交委員會曾準備了一個關於外交政策的說帖上呈第七屆的蘇維埃全俄會議。其中有云：

「我們謹向中國的南北兩政府，蒙古政府，波斯政府，以及高麗的革命的團體政詞：述明我們的具體政策；放棄一切的俄皇舊有特權和克倫斯基 Kerensky政府所廣續承繼的特權。我們敬謹地聲明：我們對於土耳其和回族的為爭回他們的已失的自由而努力的鬥爭樂為援助。」

受了蘇俄的影響而在亞洲北部發生的第一次騷擾便是阿富汗的「阿美爾」（註一）的

被刺。他被刺後，在他的承繼者的領導之下，阿富汗便和英國作戰。印度的民衆在這時候也就躍躍欲試，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印度局勢的險惡實爲從一八五七年以來所未曾有的。英政府爲時勢所迫便和阿富汗訂立了一個和約。這個和約載有左列二項：（1）承認阿富汗的完全獨立；（2）取消給予「阿美爾」的助款。在這年的十一月，列帝正式接收了阿富汗的駐俄外交委員；同時還派了些蘇俄的代表留駐阿富汗的都城加布爾 Kabul。上面曾稍節錄的外交政策說帖的結論這樣地說：

「我們對於東方各國——無論其爲波斯，中國，土耳其，或埃及，——謹守着一種很深穩的聯繫，合力舉行一種打倒英美的資本主義運動的聯繫。這種聯繫日趨鞏固。這種運動的最終目的便是我們的理想的達到。」

這種事情業已早爲英政府所見及，因而成爲他們主張對俄妥協的一種論據。

註一：英文爲 Amir。書作 Ameer 亦可。乃係阿富汗和新特 Sind 的貴族的

專稱。

阿富汗

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阿富汗又和英國定立了一個條約。他們的關係藉此更爲肯定一些。這個條約規定了雙方代表的交換。從此以後，彼此間便增進了好些好感。但在一九二二年，阿富汗發生了一種很劇烈的變化，致使她的內政和外交都頓改舊觀。在內政方面，她的政府變爲一個君主立憲的政府；而她的統治者也在這時放棄了「阿美爾」的稱號而改稱國王。在外交方面，除了英俄之外，西歐各國——如德，法，意等——和東方各國——如土耳其，波斯等——都已逐漸地能夠派遣代表到達加布爾。湖在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英俄兩國曾成立了一個與阿富汗有關的協約。按照這個協約的規定，英國對於阿富汗的土地不加侵佔，對無阿富汗的內政不加干涉；但是阿富汗的「阿美爾」必得履行他和英政府所訂定的協約——

「外交關係受英管轄」便是協約中條款之一。至在俄國方面，則她聲明了阿富汗不在她的勢力範圍之內。她和阿富汗的外交關係須經由英政府之手始得成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而這個局面完全打破，盡易舊觀了。

阿富汗和蘇俄的關係仍舊是非常圓滿。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他們又訂立了一個條約，雙方的感情藉以更進一步。這個條約定有左列各項：

- (1) 兩國中遇有一國和其他的第三國發生衝突，其他一國應守中立；
- (2) 兩國互不侵略；不和其他的第三國家作彼此仇對的結合；
- (3) 兩國互不干涉彼此之內政。在兩國的領土內應防止一切對於任一方面含有仇意的原素之存在。

波斯

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約，上面已經說過了。牠對於波斯也有協定。按照這個協約，除了一些幅員極小的中立區外，波斯實在已經被他們分吞了；雖在主權方面，他們

還沒作有什麼更動。俄皇的在波斯的勢力範圍比英國的大得多。單就人口而論，俄皇的便要比英國的大十倍；但英國的勢力範圍內却包有南波斯的油區。從此以後，英國便和波斯合組了一個英波油業公司 *Anglo Persian Oil company*，藉得將牠開發。過了幾年之後，英國政府便變為這個公司的最大的股東，在從一九一四年往下的幾年內，俄皇的軍隊隨時穿越波斯的領土，慢無一點顧忌。在俄國正鬧革命的時候，英國軍隊穿過波斯，直達裏海。這樣一來，波斯便幾乎成爲英國的行省。在一九二〇年秋季，英國政府爲穩固他們相互間的局勢起見，便和波斯訂立了一個條約。一切的規定都在這個時候交涉好了，單等着以後的批准。波斯的國會對於這個條約本來就沒有什麼「加以批准」的熱誠，所以牠便把牠暫時擱置一邊，而來和蘇俄商訂了一個俄波條約。在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的春冬二季內，蘇俄在波斯的勢力伸張得非常地快。到了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波斯的賈邊丁內閣 *Cabinet of Din* 竟聲明將英波條約作廢，而簽認了上述的俄波條約。這樣一來，一切的舊

案可算是完全推翻了。俄波條約規定有左列各項：

- (1) 舉凡帝俄政府所強加於波斯的條約以及其他統歸無效；
- (2) 舉凡帝俄政府與其他政府所締定的有害於波斯的條約統歸無效；
- (3) 舉凡帝俄政府借給波斯的國債一律勾銷；
- (4) 一切的無論任何種類的內政干涉均應防止；
- (5) 遇有其他國家利用波斯爲她的襲擊蘇俄的依據時，蘇俄得派遣軍隊進入波斯；但她的目的應只以防止上述的危險爲限；
- (6) 雙方的商業關係應即恢復。

這個條約的措詞非常有趣，讀者倘有興味可覓得原文一加瀏覽。

此外在一九二一年年底又發生了好幾件不利的英國的事件。從此英國的在波斯方面的外交失敗更趨明顯了。四月間英國政府在倫敦聲明：在這年夏季，英政府必定撤退她的留駐北波斯的軍隊。到了九月，波斯政府又將英國的財政顧問辭退。留

駐南波斯的來福鎗隊也繼著被遣散了，英國的官憲們因之紛紛歸國。但是這不過是從表面看來的英國對於波斯的讓步。就策略方面說來，則這正是英國的「欲進先退」*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的政策的使用。在波斯南部的英波油業公司內，英國政府的勢力還是非常地大。在波斯的西邊邊界新近成立了一個受治於英國的義拉國 *Irag*，在她的東南邊界，波斯又和英屬印度緊緊相連。在從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的期間，波斯內國都不住地存在着一種暗鬥。這種暗鬥的原因不外左列二者：（1）波斯的內國政情的紛擾；（2）波斯內地的油產區的存在。關於油業的競逐，連美國也都捲入他們的漩渦。他們的爭逐情形非常複雜。這兒爲篇幅所限未便詳加敘述。只要讀者諸君能夠明瞭英國在波斯的財政勢力仍舊是很大，這便夠了，現在波斯對俄對英雖然都是存有友誼的關係；但在實際方面，則英國在這兒的勢力遠駕於俄。

但是爲了蘇俄曾先後放棄她的在波斯的特權，俾后者能夠重新成爲一個獨立國

的原故，後者的人民對於蘇俄總是抱著十二分的親善態度——尤以北部的人民爲甚。這是英國所望塵莫及的。

土耳其

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協約各國得了勝利。緊接著便是土耳其的奧多門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瓦解。這種瓦解的進程其實在十九世紀的初葉便已開始；到了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土耳其意大利戰爭爆發之後，牠便急轉直下地將土耳其引入危機。到了這個時候，幾乎舉凡一切不曾含有土耳其居民的領域完全都和土耳其脫離了關係。塞普魯士和埃及歸入英國之手；而同時巴勒斯坦 Palestine 和美索布達米亞也都淪爲英國的統治國。敘利亞變成一個新的聯邦之後便劃歸法國統治；而阿拉伯半島則情形尤慘。她的會長雖多仍願臣服於加里夫——Caliph 或書作 Calif，係回教教主之稱號——但是在事實方面，他們却受治於英國。到了這個時候，世界地圖上幾乎看不見土耳其這個字了。但是她也和拿破崙時代的普魯士一般

并不因此而喪亡。當拿破侖戰敗了德意志的久已腐化的各小邦以後，在他們當中，便有人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杜廷本特」(註一，一個組合的名稱。即「道德的和科學的結合」Moral and scientific Union 之意。這個組合於一八〇八年六月在德國的坎尼斯栢克 Königsberg 成立。)普魯士藉此得以重興。土耳其的近世復興史也是這樣。當土耳其帝國業已瀕於滅亡的時候，她的民衆便擁立了一個新的革命政府。這個政府是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在昂哥拉 Angora 成立的。牠的名稱爲土耳其大國會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Great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牠的領袖便是基瑪爾 Ghazi Mustafa Kemal Pasha。協約各國對牠都加否認；但是 一九二〇年六月齊趣林却送給她一個照會正式加以承認。此外還請牠立作兩國外交代表的交換。這個新立的政府以爲：蘇俄在這時候正是各國所不屑與伍的國家。倘若新的土耳其和她發生了關係，則協約各國或均相率以敵意相同亦未可知，所以一時疑鬼疑神，對於蘇俄的這種請求未敢遽予同意。此外關乎土耳其和亞美尼亞 Armen

onka 奇俄爾奇亞 Georgia 兩國的邊境問題也發生了一些很銳利的爭持。但是經過一年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土耳其終於和蘇俄訂立了一個土俄條約。這也可以說是他們兩國同病相憐的表徵，因為他們在這時候都被各國拒絕承認。現在且把這個條約的第一段引錄如左，以資參考：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土耳其大國會政府認清了（1）各國理宜互相友愛的原則，（2）「民族自決」的原則，和（3）兩國爲了預防唇亡齒寒的危機實有聯合一起共同打倒帝國主義的必要，此外還擁有一種根據互利的原則增進雙方的友誼關係的願望。謹成立一個很友誼的條約」。

這個條約既已成立之後，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季，土耳其，蘇俄，以及其地的位於高加索的三個共和國在加士（Kas）開了一個會議。結果將他們的爭點都妥爲裁決了。

此後在內政和外交方面，土耳其的新政府都能得有很迅速的進展。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土皇政府首蒙解散；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共和政府宣告成立

，以瑪爾為第一任大總統。至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回教教主的政權全被剝奪；奧斯曼皇族 House of Osman 也被逐而亡命國外了。一時西化的工作，大著成績。土皇政府和回教教主的權威既已根本剷除，一夫一妻制因此得以厲行；而同時那充滿了東方色彩的「紅帽 fez 裝」也都日歸消滅。這時的土耳其的政像實可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後先媲美；而牠的進步之速則又似更勝一籌。經過這麼一來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也就逐漸提高了。

左列的兩件事情便是土耳其國際地位提高的左證：(1) 在一九二二年希臘軍隊的被逐離土；(2) 洛桑會議 Conference of Lausanne 的召集。君士坦丁海峽問題的解決也是這個會議的工作之一。因此蘇俄在業已得有土耳其的同意之後，便向協約各國要求特准參與。在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冬季當中，這個會議的進行曾先後發生了好幾次的障礙，終於把蘇俄排擠出去。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蘇俄代表華立斯基在羅馬遇刺，蘇俄政府便認為是列強排俄的結果。

洛桑會議對於土耳其和其他協約各國的爭端并未能予以全部的解決。在土耳其的東南邊，英土間存有那著名油產區莫索爾的邊界爭議。在敘里亞的邊界左右，法國政府——至少我們可以說是法國的代表——日圖與英國為難，俾她和土耳其的交涉遇有相當的掣肘。小亞細亞半島的南部業已在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期間內歸入意人之手。他們自從在一九一二年得了黎波里之後，更復貪多務得地想來攫取土耳其的其他的地盤。在一九二二年希臘人從士麥努流域 Valley of Smyrna 被人家驅逐出境；但他們對於這塊地方始終是念念不忘，日以恢復之為快。在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冬季，這些煩複的問題都一齊擁上前來了。國際聯盟對於這些爭議曾經一度予以判決；但土耳其則對於這個判決表示不滿，始終不肯服從。一時鶴唳風聲，大有歐戰重演之概；而在英國報界方面，則這樣的風傳尤為利害。正在這個時候——羅加諾條約的簽訂剛過兩月的時候，土耳其却和蘇俄在巴黎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略」的條約。這個條約的有效期間定為至少三年。但是在另一方面，

則英國的外交家也是非常地活動。他們以爲：假如他們能夠設法和土耳其成立了一種相當的諒解，同時還肯助以大批的借款，則土耳其和蘇俄的關係便要惡化——他們的業已訂定的條約便要變爲一紙空文。英國和土耳其交涉了好幾個月，他們的目的始終未能達到。他們所能辦得到的只是和土耳其訂定了一個關乎莫索爾的邊界問題的條約。土耳其和蘇俄的國交仍舊是非常地圓滿。以後他們兩國間接連著又訂立了一個通商條約。所以在一九二七年春季的第四屆全俄蘇維埃大會的議席上，蘇俄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賴可夫 Rykov 便能很自豪地說出下面的一席話來：

「土耳其乃是近東各國中最重要的一國。經過一九二一年的和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中立條約，一九二七年的財政和經濟協約這三個條約的訂定之後，我們和她的關係業已進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在彼此間，實在沒有什麼可想的了。只有在經濟方面，兩國的關係還有更進一步的必要。在土耳其不止對於蘇俄，而且對於巴爾幹各國都一律地採取了一種和平政策的期間，我們和她的和

平和和友誼的關係之存在是應該的。」

第十三章 蘇俄和中國的革命

在上面的各章內，我們對於蘇俄和各國的關係都是各不相屬地分別討論的。這兒我們存有不得已之苦衷。至於中國則和世界各國都有相當的關係，所以在本章內，我們大可以設法呈露出一幅最晚近最易了解的世界局勢的全圖來，以餉讀者。在我們未曾說到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的復興以前，我們應該把她以往和列強的關係敘述一個大概。這種敘述自然是愈簡愈妙。

中國人民佔有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她已變為列強特權的尋求所。在滿清的季世，列強或用借款，或用地域的租借和割讓；以及其他的種種手段，將中國的領域分別地劃分他們的勢力範圍。到了二十世紀，他們的這種行

動來得更爲兇猛。在一九〇〇年，中國內發生了一種排外的暴動。這便是那有名的義和團之亂。使館區域因而橫遭焚燬。列強藉著這個機會便向中國要求大宗的賠款。此外對於他們所業已佔領的區域也一一要求清廷認可作爲租借地。在列強當中，只有美國一國沒有向中國提出地域上的要求。她將這次的賠款都一律用作建立學校和其他文化事業之用。至於由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之戰則除了左列二事外對於中國實在沒有發生什麼影響：(1)高麗淪爲日屬的承認；(2)俄國在滿州的勢力代以日本。當那個望眼欲穿的中國革命得慶成功的時候——當滿清政府橫被打倒的時候——當中華民國正式宣告成立的時候——當孫中山博士被舉爲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人們都在以爲；中國便可一躍而變爲一個獨立自治的國家了。不料袁世凱被選爲總統——他的任期係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之後，他竟妄加國課，致使民不聊生！此外他更藉著列強的經濟的幫助——借款——而作有解散國會和撲滅革命勢力的種種舉動。中國的革命黨徒多曾受過歐美的教育，因之熱望列強能夠予

以相當的助力。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也自知絕望了。當共和政府剛告成立的時候，帝俄政府便照會了北京政府要求滿州的完全自主；而同時英政府也提出了新強自主的要求。這些要求的意義便是：這兩個人烟稀少而幅員廣袤的行省應該逐漸脫離中國而分別劃入帝俄和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中國的革命家和學生們因此對於這些帝國主義者的行爲深爲痛恨而思有以自強！

至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列強的全身精力幾乎都費在這兒上了。日本趁了他們無暇顧及中國問題的機會，便要想來攫取種種的便宜。在這時候，美國還不曾卷入歐戰的旋渦；但她却很奇怪地和日本訂立了一個蓋辛石井條約 *Lansing Ishih Agreement*，俾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爲得以放手施行，不用提防著其他國家的掣肘。這個條約的訂定可算是威爾遜總統任內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日本政府辦到這步以後，她的對華態度便忽然大白。在一九一五年三月間，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條條件」假如這些條件得以次第實行，則中國便已淪爲日本的保護國。因此中國的

智識階級對於日本非常痛恨。

在一九一七年，中國步了美國的後塵，好容易才得著日本的同意，加入戰團，幫助協約各國對德作戰。但是到了和會開幕的時候，中國的代表賣盡氣力想將中國從日本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終是不能得著什麼成效。他們的主要企圖便是將德人剩下的山東半島——按卽青島——歸還中國，而不把牠來轉送給日本。對於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各國代表都不注意。這些代表們只是很冷酷地告訴他們道：假如國際聯盟得以成立，則他們可以將這些爭議提到那兒去。這樣地各代表們便敦勸他們簽署和約；但他們却始終拒絕。

到了一九二一年，各國徇美國之請到美國去開了一個華盛頓會議。這個會議的主要標題便是中國地位問題的協議。因為美國抵死力爭的結果，英日同盟算是一時中絕了。日本被迫而放棄了她的那些太不像話的在華特權而仍舊守着那一「門戶開放」的老原則。在這個會議內，列強都曾經一度允許將他們所侵佔的領域的主權交回

中國；至於關乎不平等條約之部份的修改，他們也曾首肯另召會議會商。但是事後他們並沒有信守前言。所答應召集的會議屢屢展期；即已開成的會議也都不過是弄個馬仰人翻，慢無結果而散。在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蘇俄獨未被邀，所以在事前事後，她都會提出抗議。在最末後的抗議內，她居然聲明不能服從這個會議的議決案。

現在我們回到本題說說中俄的關係。因為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多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所以蘇俄雖會前前後後對中國發表了好幾次的宣言，但是截至這時，他們彼此間的正式外交關係還是沒有存在。當蘇俄的紅軍在一九一九年驅逐科爾科克遠渡烏拉河的時後，她會發表一個對於亞洲的宣言，述明紅軍是人類的解放者，而對於中國方面，則尤為側重。她對中國道：蘇俄很樂意將庚子賠款和她的在華的一切特權完全取消。至一九二二年九月，蘇俄代表便聲言將中俄間的舊約一律廢除，和願意將那些在俄皇時代所侵佔的中國領土一律交還。

蘇俄的這種舉動對於中國政府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大不了的影響；但在中國的民衆方面則收效頗大——最低限度，我們也可以說：在最革命的華南民衆方面收效很大。他們的革命運動自從受了蘇俄的這樣的一個激勵而一日千里地發展的非常地快。到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新約成立，蘇俄在華的一切特權便都正式廢止。此外還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小事情應該在這兒附及一下。這便是：蘇俄派遣大使駐華。前此的中國向被列強認爲二等國，所以他們派駐中國的只有公使和領事，而沒有大使。這次蘇俄派加拉罕 Karakhan 來駐北京，却加他個全權大使的頭銜。這便是蘇俄承認中國和英法各國地位均等的第一步表現。這些事件所含的意義不只是：從前欺負中國的帝俄一旦變成與中國爲友的蘇俄；而且也是：世界上某一部份的民衆——按指蘇俄民衆——業已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尤其是英日的帝國主義；而且他們的這種工作業已得有相當的成功。到了這步田地，假如蘇俄還未成爲中國革命的極則，至少她也會給中國革命以相當的激勵。站在中國革命最前線的領

補這時還是孫中山博士。他自從在一九一六年和袁世凱決裂之後，便在廣東成立了一個革命政府。這個革命政府備歷種種的危難；但是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時候，孫中山在廣東業已得有實權；而同時他所領導的國民黨也非常地發達。國民黨所信奉的主義便是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恰巧廣東的民衆在這時候又和那些佔居香港的英國人們發生了衝突，因此中國的革命運動便逐漸地充滿了反帝國主義的色彩。他們所尤痛恨的便是英國的帝國主義。以後孫中山博士聘請了一個俄人名叫鮑羅庭 Michael Porodin 的充當廣東政府的顧問，而蘇俄革命的教訓便逐漸地在中國風行了。在一九二五年，孫博士逝世；但他的遺教三民主義却已深入民衆的腦海，勢力非常之大。蘇俄政府爲確認他的革命領袖地位起見，特地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個中山大學，以誌不忘。

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的英巡捕爲了一些工業上的爭持而將三十多個徒手遊行的工人學生們給槍殺，這個慘案便成爲全華革命運動的導火線。繼著便是一個抵

制英貨的大運動。這個運動一直到這年年底才稍為衰落。我們就算是擊這年的全年來和一九二四年的全年來比較，我們也可以看出來：英國的在華貿易額減得非常之快。一九二四年的總額是五九三，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到了一九二五年便降至四三一，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從此我們可以推出：在一九二五年的下半年，英國的對華貿易額或者竟會減至百份之五十。在這時期，香港幾乎變成荒島。在這種抵貨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英法的軍隊又在廣東慘殺五十多個中國人。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季，在揚子江流域當中，有一個中國的軍官和英國的戰艦發生了衝突。英國的軍隊竟明目張胆地砲擊萬縣，慘殺了華方一千多人。但是實地觀察起來，中國人對於英國的痛恨實在為時已久。這三個慘案的爆發不過適逢其會地當了個引子罷了。在一九二六年，廣東的北伐軍毫不費力地便佔領了介居於廣東和漢口間的各城市。不久漢口也入了他們之手而變成國民政府的臨時都城了。革命的高潮一時飛漲得非常利害。從前國民黨所包含的只是一些智識階級，到了這個時候，一切的小商人

，小手藝家，工人，和農民們都已參加了他們的活動。他們的共同的敵人便是那些依附封建勢力的官僚武人，大地主，以及其他和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勾搭在一起的大資本家。革命勢力既然發展得這樣地快。這兒便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件，就中最可令人注視的便是漢口英租界的收回。在中國的民衆遊行大示威的運動當中，他們的旗幟上面都寫滿了仇英和親俄的標語。英國看見大勢已去，便甘心下氣地將英租界讓回，而和國民政府進行了一種較為妥協的交涉。

英國經過這種事變之後便嚇了一大跳，因為這種事變對於英國在近東和太平洋的威名給予了一個很大的打擊。這種打擊不只是對於英國的面子不好看而已。在最近以來，英國在印度和近東的地位完全是藉著她的威名維持下去的。她在上海的勢力本來就很大，若一旦連上海也入了國民黨之手，則她的威名當更一落千丈；而她的在華利益也必受有致命的損傷。因此她便不顧一切地派了一些數約三〇，〇〇〇的軍隊分別開到香港和上海。她曾經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敦勸美法日三國和她採取同

樣的步驟：但他們都不願意這麼辦，所以終於無甚結果。以後中國的內戰結連不已，他們爲了保僑起見，雖也曾派遣艦隊到中國來；但他們委實沒有和英國合力對華的意向。

無論在任何戰爭當中，中立國總要受有相當的損失的。這是世界的公例，當兩國作戰正酣的時候，一切的暴行都很容易演成，所以在戰區中的中立國的人民有時也很難倖免於難。當國民黨長驅直下佔得上海和南京，北軍往北撤退的時候，當地的華人所蒙受的損失非常浩大；而旅華的外僑當然也就時被波及。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美僑在南京遇害，美國的艦隊便憤而砲擊南京的某一部份。事後列強聯合起來，共同提出了一個抗議。在這時候英國便想借這個機會向國民政府提出一個很嚴酷的警告，美國政府始終拒絕同意。美國所願辦的只是：當在華美僑和他們的財產遇有危險時，酌派軍隊暫駐中國。

過了不多時候，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又在北京的使館區內作了一種反國民黨的搜

查。這種搜查的性質非常嚴重，恰與漢口的收回英租界的事變後先相映。北京的蘇俄大使館橫被侵入；而且逮捕了好些人去，蘇俄政府對於這種事變曾向北京政府送達一個照會。略謂：在這事變的補償尚未施行之前，蘇俄當暫將駐華大使調回。此外牠更說：「假如其他的帝國主義遭受同樣的待遇，則他們必會採取一種很嚴厲的手段來對附中國」，以示她的寬大。

以後國民政府的仇英親俄的表現日甚一日。英國的人們便居然在說：我們派遣軍隊到中國去的目的不是在和中國人作戰；而實際係和俄人作戰。在某刊物的諷刺畫上面，這兒畫着兩個人在打架。這兩個人的臉面煞像中國人；而他們的身上却分別穿著英俄兩國的制服。對於中國的內戰，他們兩國雖然日日在表示他們的嚴守中立；但是在一方面英國的報界對於中國的革命勝利老是抱有仇視的意思，而在另一方面，則蘇俄又不斷地給牠以同情。按當時的情勢說來，有好些人都在相信：列強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就好比往時對於俄國革命一般，所以從前在一九一七年對俄封鎖

的政策也大有移用於中國的可能。在蘇俄的憲法內，布黨的人們曾這麼說：國際中分爲兩大營壘：一是社會主義的營壘；一是資本主義的營壘。但就這時的情狀看來，則在資本主義的營壘當中。各國的意見也并未能一致。美國的對華政策仍可標榜她那「門戶開放」主義，和反對一切土地割讓主義。美國在華的經濟勢力仍然是很大；而其他各國則非訴之於武力不可，換一句話說，在經濟方面，美國頗佔上峯。

在這時候，英國在經濟方面業已日就衰落，因此她便變爲反動，而且甘心爲虎作倀地幫助世界上的一切反動勢力。

單就政府的形式而言，她也和美國不同。在二十世紀的初年，英政府乃係世界上唯一的擁有威力的專制古國。在這時候——在美國革命後約一百二十五年的時候，世界上還是專制國居多；而歐洲則更是這樣。徧考歐洲各國，探行共和政制的只有法國一國。在非洲則只有位於南部的荷蘭共和國？但在這時已經屈服於英皇皇冠之下了。從太平洋到大西洋，計有滿清帝國，俄皇帝國，土耳其的奧特曼帝國，與

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大英帝國。到了現在，上述各國的帝制已先後被人打倒了；只有英國的帝制巋然獨存。這便是德俄兩國，和其他在新德斯坦 Hindustan 的各小國內的「復辟」運動的照路福星。

由上述看來，在一方面，英美雖同在資本主義的營壘內，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他們都積不相能；而在另一方面，英國和蘇俄因為地理上的特殊關係又殊有日趨惡化的傾向。所以在最近的十年中，也許美俄會提攜起來，而日和英國疏遠。雖然在這十年的期限當中，經濟情形總會發生變化，非戰運動總會影響到列強的外交政策；但是這種趨向總歸是可能的。將牠還歸原題：這種趨向的可能性要以中國革命的進行如何而決！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全一冊)

實價大洋五角

著者 胡慶育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上海霞飛路

霞飛坊十九號

印刷者 龍飛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斯文里

電話三六八六〇

分售處 各埠
新生命月刊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7919

